

## 第十一信

朋友會替我出主意 讓我把你的趣味轉換一下，譬如領你逛々公園，軋々馬路，看々電影等々，但是這方法我何嘗沒試驗過，在公園裏你呆々の像在想甚麼，你不血綠葉，青空，碧水，遊人……你祇呆々の在想。看電影和軋馬路你更不會感到趣味，因為平常連聽音樂放送，你都以為討厭，你的趣味是很難轉換了！

這個關聯着你個人教養的問題，因為你並沒讀許多書，論理這責任是應該你父母來負擔的，但是，事實不是那樣簡單，我們還在幼年的時候，便被那腐陋的社會風習逼着訂了婚，我一直是生長在農家，你雖然被父母帶到都市裏去，可是你祇受了幾年普通教育，這緣故我是知道的，那時候女人如果多讀幾年書，便會鬧出父母們認為是家門不幸的笑話來，而況你的未來丈夫的我，又是朝天和牧豬奴混在一起的光屁股孩子，你的父母考慮到這個，所以把你權養在家庭裏，使你與時代的空氣絕緣，硬把你造成適合於我們未來生活的人型，可是，這所謂過渡的大時代，它是慣會騙人的，它又偏々の讓我有知識，於是我們的思想距離，像背道而馳的兩個旅者，遠了！一天比一天的遠了！

我相信自己還含有着祖先傳下來的血質，同情別人的心特別發展，我雖然有這許々多々の苦惱和哀愁，

但是我並不忍告訴你的父母，因為他們都是上年歲的老年人了！他們養了女兒在我們的現社會裏本來已經是一種損失的事情，我那忍再給他們增加刺激，使他們關心和悲哀呢！

在這過渡的大時代裏，我已經承認自己是犧牲者之一了！我惟有珍貴這教訓。

但是犧牲也有一個限度，也即是說我個人的自由和幸福可以犧牲，不過我不能把孩子的自由和幸福一併的犧牲了！

慧！這意思你明白嗎？爲了我們的孩子，不容許你再敷衍下去，愛自己的孩子，不是每個做母親的本能的事情嗎？你要拿出這偉大的愛來，救々你自己，救々你的孩子吧！

一切卽或都是泛論，都是使你毫不回心的話，但是這個，你卻不能再不關心了，孩子不的々確々是你的骨肉嗎？他們你如果再不愛的時候，那麼，我便不承認你是人了！你是獸，你是鬼，你是吃人肉，喝人血的獸和鬼。

那時候，我雖然是一個懦弱的漢子，但是我受到獸與鬼威脅的時候，我的孩子受到獸與鬼威脅的時候，我可再不能忍受下去了……

慧！當你還未完全變獸變鬼的時候，我謹以混着血的淚，來向你要求，懇求，哀求，你醒一醒，祇消你醒一醒，馬上便會再看到人的世界，人的尊榮，人的快樂的。

## 信後一紙

我又憶起了白綾花，這花是薔薇，是玫瑰，是……在那時候我還不太認識，但是我祇認識那是用純潔的白色綾子作成的一串小花朵，這小花朵會爬在你的髮上，你梳着雙髻的黑髮上。

我望着天，望着雲，望着月和星，我在幻想着白綾花的復活，我在幻想着白綾花復活時候的快樂，我將領着孩子齊唱一支白綾花之讚歌。

窗外的蕨藤影子在搖曳着，我發現生命的力量，僅僅是一粒種子，播在土裏，它就會一天比一天的粗起來，高起來……

白綾花喲！你幾時復活呢？

## 信後又一紙

我愛一切別人，但是比一切別人我更愛的慧啊！

你讀到我的信，我不知道會沖激起來你甚麼感想，但是你總不會不承認我的話都是從肺腑裏拖出來的，我的要求祇有一個，我祇要求你作人，因為在動物的分類上我們是人。

慧！你瞧！窗外的暴雨，那電光，那雷，那風，你會意識到我的感情嗎？在你看也許以爲我的面孔挺和平，但是我的內心呢！我已經像窗外暴雨，電光，雷，風一樣的憤怒了！一樣的焦急了！

我要向你吶喊，狂喊，扯碎生命的喊；

「爲了讓孩子活下去，爲了讓家庭活下去，爲了讓社會活下去，爲了讓人類活下去，你醒々吧！你醒々吧！你醒々吧！……」

# 奔

吳

瑛

賣細面條的細弱的笛音，顫抖的迎着六月里輕柔的夜風送出來，黑髮姑娘的血紅的顴骨也出現了，在貪婪的數着街上的人群。

拐角戲院子門前的燈光輝煌如白晝，王在隨着傳出的鑼鼓聲用双手双脚比劃着，學着戲台上的武生，身旁看得厭煩的鐵成猛然去扯住王的膀子說：

「王！够了，誰愛看你耍，」

「對了，實在願意要，你就去認個戲子乾爹吧，打個小旗啦，那才過癮哪，不呵！就趕快去你的吧！」

坐在地上的大耳朵也不耐煩的搖了搖頭說。

王一驚，停住了手脚，看着鐵成的不耐煩的臉，斜着嘴角揀上說。

「你們懂得什麼呀？這是過五關口斬六將，你們管得着，不愛看，滾開呀，瞧你們那副嘴臉吧，媽々個屁的。」

「你罵人，什麼養的呀？」

拍了一下，王的臉上飛上了鐵成的小黑手，王忍着痛，剛要做出斬六將的姿勢來，一隻手却被二順的胳膊給擋回來了。

「打個屁，肚子裡連糞都擠不出來了！」

二順的嚴肅的聲音引動了王和鐵成的心，想々，誰都沒有力量再打架，王要哭，心里一陣酸，把斬六將的英雄氣，不知飛向那去了，鐵成的弟々鐵柱眼淚掉下來。大耳朵仍坐地上愁眉苦臉的，幾個孩子的心走上一條線，空氣沉悶着。

半晌，愣着的鐵成看々哭着的弟々，忍不住安慰着去說。

「柱！喝瓶汽水吧！」

柱立刻像得了救星似的抹下眼淚隨着鐵成走，賣汽水的大鼻子對着人群死命的狂喊。

「打瓶汽水喝！多錢？」

於是大鼻子回過頭尖望着兩個盪盪的孩子，才慢慢的打開了浸在冰水的瓶塞遞給了鐵成。未到二分鐘，柱看着倒空着流出的白色抹子，把空瓶送到大鼻子的手中去。

大鼻子一手接過來空瓶，往地下一放，又隻手伸出來。

「錢，六毛。」

「錢，」鐵成一驚立，刻又安靜着去說。

「錢忙什麼呀，等着我去拿。」

柱望着鐵成，鐵成把手一揚，要拉着柱溜，大鼻子猛然抓住了鐵成的袖襟。

「要溜，給錢哪。」

「錢沒有，你到家用去拿；」

鐵成裝着正經說。

誰知道你的家，扯你媽個屁，狗崽子，你熊我的汽水喝。」

大鼻子急眼了，火要竄到天，竄到鐵成的心里去。

人群圍上來，柱有些怕，向四外求救似的尖望着，鐵成的腦袋漲呼々の，心里翻着滾，還拼命的安靜着

要跳得拼出的心。

「狗崽子，你白喝，誰是你的爹，打你個白喝的吧。」

大鼻子揚手實實在在的給了鐵成兩個大嘴巴，這打聲在人群的心里掀起了波浪，鐵成忍着痛，受了污辱的望着大鼻子去說。

「你打人，打人就沒有錢。」

旁邊的僵着的柱·鼻子一酸，恨命的躡起來。

「沒錢？就打你們六毛錢的吧。」

大鼻子說着，又揚起了手，像雨點似的打着鐵成子。

四外看熱鬧的人哄堂的笑了，笑語包圍着柱的哭臉。

「嚷什麼呀？」

一個孩子像一條狗似的衝着人群竄出來，柱一眼瞥見王，王走上前，衝着大鼻子的臉，一口唾液唾上去，膩々地從大鼻子的鼻端上住下流，大鼻子一楞，剛要一揚手，王機靈，一溜煙消失了踪跡。

空着手的大鼻子，把牙咬緊々的，眼睛亮的像一百度的電燈泡。

不知什麼時候，大耳朵也跑進來了，站在大鼻子的身前嘿々的蔑笑。



「大鼻子呀，當真，二毛錢，你就要賣命，你那命哪？太不值錢了，我看，算了吧，氣大了，還得多費兩碗高糧米，吃多了，小心下頓空肚皮，你呀……才不認識時局哪。」

聽着說話，大鼻子氣中莫名其妙的望着他，半晌說不出話來。

「你，你是什麼王八且哪，什麼時局呀，你們搶，要搶，你幫腔，那來這些狗崽子……」

「狗崽子，你還罵人，你說，你是什麼呀，你不是狗一樣的活着麼？」

大耳朵像還有話，想々沒有力氣再吵鬧，看々還要拚命的大鼻子就故意半軟的往下說。

「算了吧，大鼻子，這年頭少打架，誰誰打呀，打有什麼意思哪……」說着從兜里摸出兩盒煙捲扔給大鼻子。

「給你吧，這是兩盒花道煙，一盒三毛錢，兩盒整々是一瓶汽水價。」

大鼻子接過煙，恨々地放在衣兜里，嘴里嘟囔着。

「媽拉個鬼且的，汽水算是餵了狗困子，算我瞎了眼，去個蛋的吧！」

要去的大耳朵，聽々不順耳，做勢要打架，

「大鼻子，你說什麼呀，罵人？給你煙捲了，就算沒白喝，你還……咱們打架呀，來吧，爺々等着你」其餘的孩子也全仗勢向前湊。

大鼻子眼看要吃虧，軟下來，一甩腦袋說。

「得啦，沒有功夫扯這些，於是人羣里才消失了三個孩子的飢餓的臉。」

## 二

大耳朵做着夢，夢見自己正和每天在站戲院子胡同的黑髮姑娘結了婚，鼓樂齊奏着，王和二順，還有鐵成，鐵柱，他們全來了，全都穿得漂々亮々地，大耳朵再偷看々身旁的換上嫁衣的黑髮姑娘的又嬌又嫩的臉，不由的高興得像一步竄上天，還有無羞却々の低下了頭，正望着腳上的油亮的皮鞋，驟然像是誰扯住了自己的膀子，他猜想是王，王又惡作劇，在這時還鬧，還鬧着玩笑，有些不耐煩去說。

「幹什麼，這時候還鬧……」

低下大耳朵想罵，想々，這時罵不得，吞下去了。

猛然，像又有一隻腳踢在大耳朵的屁股上，疼痛難忍，大耳朵急着翻了一個身，一咕嚕從地上爬起來，在草叢中伸直了腰肢，兩隻睡眠像是粘上了一層膠似的扒不開。

「誰跟你鬧，這是給你預備睡覺的地方麼，快滾。」

大耳朵聽見有人說話聲，一眼瞥見一個提着噴壺的男人站在眼前狠々の望着自己，這才猛然想起了昨夜

自己睡在公園裏的情形來，慢々地擱住了氣，就衝着那人說。

「那不一樣睡覺呀，這年頭你打誰，還有心思扯這些，驚了我的好夢哪。」

「什麼？你還有理哪，這是公園，你瞎了眼。」

看園子的人有些急了眼，罵着大耳朵，大耳朵故意慢々の邁開了步，懶洋洋地走，得意的又說。

「瞎了眼，就算吧，給人家當個狗，這叫狗仗人勢，你還舐臉說。」

「什麼冤鬼子，你罵人，我揍你，你站住呀。」

「去你個蛋的吧，誰跟你扯呀。」

感聽說出來，大耳朵一溜煙的跑走了，跑出了公園，站在門前向街上眺望着，太陽從東現出來，夏天的早晨比什麼全愛人，不由的他又想起了剛才的夢，夢是又甜又香，無耐何的自己叭噠叭噠嘴，餘香還在嘴里，把一口唾沫嚥下去了，完了咒罵着。

「好一條狗呀，驚破了我的夢。」

走吧！大耳朵沒有目的的往前走，走到那去呢，走到那去也得跟人家打架，這年頭呀，這些個不識時務的東西哪，還你掙我打的拚命的擰，擰個什麼勁呢，自己打自己，這叫做不識時局哪。

大耳朵好像明々白々の懂得這叫着非常時，接着大耳朵又想起了許多的事情。想起來腦袋就漲忽々の

難受，第一，想到家，把這股麻亂的想念落到爸媽的身上去，爸私賣大煙被警官捉去了，大煙這種東西才害人，大耳朵不明白人們爲什麼還胡天暗地的抽，抽的變個鬼還不知道醒哪，一個々就抽死吧，大耳朵恨抽大煙的人，還恨私賣大煙的，私賣大煙的就是爸々呀，再想到媽々，一天破着嗓子叫，罵，打，打弟々，抱怨着弟々吃高糧米吃過了量，把下頓的佔了去，這個家，這個家有什麼了過頭呢，大耳朵決心不回去了。

再想到王和鐵成他們，也連想到他們的家，於是在心里哼了哼，都是一個樣，半斤對八兩，去他的吧，誰想這些呀。

轉了個念頭，去找黑髮姑娘去，開々心吧。

找黑髮姑娘天還早，白天不能夠出來，全仗太陽一落地，多麼漂亮一個大姑娘，白々の，嫩々の地，做這種買賣太可憐，大耳朵想找她，去安慰她一下。

一陣咕嚕々の地，肚子有些餓，把腰帶用手緊了緊，還繫上一個扣，汗從脊背上流下來，迎頭的摩電車飛快的跑過去。

太陽落下去，在戲院子門前會，王，鐵成，鐵柱，二順，大耳朵是先到的，正在愁眉苦臉，東張西望的站着，隔不到一分鐘就把腦袋送到戲院子的北邊胡同望了望，像盼望誰似的焦燥着。

「怎麼今夜還不出來呢？」偷々在心里叨唸着。

二順靠着牆根邊蹲着給鐵成他們講着防空的事情。

「鐵成呵！明兒十八號，每月防空日，還放毒瓦斯，像真的一樣，家々訓練的可整齊啦，大姑娘穿上黑褲子，看不見大腿，喂！黑髮姑娘呵！明兒也穿上。」

二順比劃着，鐵柱聽說，忽然想起了什麼。

「二順哥，你有裹腿布嗎？」

「我？我和你一樣，買不起，沒有這個呀？」

二順假手指比劃個小圓圈。

「沒有出來不行呀。」

「不行，去你的吧，我必有法子，誰像你，笨的像個熊瞎子。」

二順講着，比劃着，戲院子裏面又鑼鼓喧天的響起來，人像螞蟻似的往裡竄，王又想要拿出過五關斬六將的姿勢來，立刻看見愁眉苦臉的大耳朵不安的神色，把小脖一搖，向蹲在地上的二順織成他們遞了個眼風，於是四對眼球成了個直線對着單獨站着的大耳朵。

「喂！你等誰呀，像心里有事？」

王忍不住直叫着，旁邊的二順蔑意的看了王一下。

「王！你真沒心眼，誰還沒個心事呢，誰像你，就會斬六將，斬呀！也沒看你斬出個毛兒八七的。」王被搶白着，打掉了高興，立刻又引出了王的心事來，一股憤怒衝上來，衝到二順的身上去。

「去你的吧。你呢，也沒看你有個吃飯的地方，誰要你呀！」

「你媽個屁，我學過手藝，你呢！」

二順理直氣壯的，抓住了王的話直着脖子叫，王一口唾沫唾到二順的臉上去。

「你學過手藝，你再去呀，學呀，誰不知道人家不要你！」

「不要？」二順全身痠癢了一下。

「不要！這叫非常時，人家縮減開支，你明白什麼呀！」

「你明白，你什麼都明白，一樣蹲在這，像狗一樣的活着。」

王罵起來，二順驀地站起來把一扯住了王的膀子，鐵柱怕打架，身子向回縮，蹲着的鐵成來了一聲怪叫打住了僵局。

「二順，你看誰來了還打。」

二順一回脖，鬆下手。

戲院子北胡同里現出一條女人的身影來。

「黢！又是黑髮姑娘哪！」

鐵柱推下鐵成說。

「唉呀々！你黢那股勁呀！羞々答々地，大姑娘出來扯漢子，這也叫做非常的。」

王學着女人走路的模樣，看着二順在地上趑起來。

總沒說話的大耳朵，一把攔住王的腰，王怪叫一聲。

「你姐々才願意出來拉漢子，你損到百輩祖宗上，還笑人這個。」

大耳朵的臉上看上見笑容。

「得啦！大哥，我再不說，你幫助她……」

四個孩子的眼睛應聲聲送到大耳朵的臉上去，在驚異着今夜大耳朵的奇怪的態度。

「大耳朵心變了。」

全都生出這一句話來。

大耳朵自己也莫名其妙着，爲什麼今兒心里更憂鬱，爲什麼忽然同情起了黑髮的姑娘來，昨早晨公園又爲什麼做了這場好夢呢，他自己明白，從來對於這個黑頭髮的姑娘也沒表示過一次同情，也沒動過心，爲什麼忽然就生起了這種感覺呢，王他們好像對於自己這種舉動生起了疑心。

「誰不一樣像狗似的活着。」

大耳朵驟然想起了王剛才罵着二順的一句話，半解釋了自己的新生的念頭，對了，許是因爲全像狗一樣的活着，才生起了同情吧？……

「噫！怎的了，想什麼呀？咱們找黑髮姑娘說會話。」

二順拉起楞中的大耳朵，招呼着王他們。

「我不去，找人家做什麼去。」

「去，我去。」

王看大耳朵，向鐵成他們一揚手，鐵柱也跟在後面。

「好一個美嬌々呀！」



王唱着，又回頭望了望還站着的大耳朵，向鐵成他們做了一個怪笑，向北胡同去了。留下大耳朵，大耳朵像無心似的懶得動一動，靠着牆根蹲下去。

「他媽個×的。」

半天冒出這句話，罵誰，不知道，還向王他們的去處望了望，想着王，王是樂天派，每天抱着不飽的肚子不知道憂愁，自己玩々斬六將，從小在街上活到大，什麼親人全沒有，王可憐，第二是二順，二順學過做皮鞋，被人家刷下來，還有鐵成他們，鐵成帶着鐵柱夏天賣冰棍，冬天賣小報，最後轉落到自己的身上自己住過印刷所，因為電機碰了腳，養了三個月，缺早別人補上了，弄得自己閑起來。

「這都是些什麼命。」

大耳朵悲哀了，腦袋漲忽々地，心里像開水似的翻滾着，着像這條街，像戲院子門口的麻亂着。

什麼時候能有一個安定的生活呢，盼着吧，盼到老，到死，沒有好日子，大耳朵坐着想，渾迷不醒的往下想，驟然有兩隻不均衡的皮鞋的走路聲，立刻驚住了靜中的大耳朵，定神看了看，一個穿着分不清服裝的醉鬼走過去，半响，他才看清楚戲院子散了戲，飯館子不知在什麼時候也息了煙火，在一家賣餃子的門旁還爬着一個掉了腳的人，像死了一樣連動都不動，於是大耳朵才想起了王他們，想起了墨髮的姑娘，搔着腦袋望着遠方的街。

## 四

黑髮姑娘爲什麼不愛笑一笑呢，那擦得血紅的顴骨不見動一動，也許王他們調逗了人家，人家不愛搭理這樣半大的男孩子。

大耳朵又站在戲院子門前單獨的想着昨夜自己去找黑髮姑娘的情形，王他們不知道。

「姑娘呵！我願意和你做朋友。」

自己和黑髮姑娘說的話又在心里響，那一種靦靦的情形大耳朵還清楚的記得，於是看見她垂下了頭，故聽不見，自己才慌悚的看々四方沒有人又接了上面的話。

「你！你怎麼不說話呢，我是說的真心話。」

大耳朵把最後的一句說得重一點，表示了自己的決心，半晌黑髮姑娘才又抬起了頭，呆看着自己，這樣自己才像安慰了許多，放心的說出來這兩天的苦處來。

「我不知道怎麼的，這兩天總是想着你，想着你是比我們要苦得多。」

「這是真心話，我一點也不是誑你的，你也許認識王？……」

說到這，大耳朵把話又縮回去，發覺不能說出王，王他們沒有正經事，見着姑娘就想逗，就想玩，他們

什麼都不懂，自己不能和他比，如果說出來，黑髮姑娘是會疑心自己也是這種人，想着自己悄悄抬起頭偷看一下黑髮姑娘的臉，她好像沒聽清楚自己這句話，臉上沒有一點表情現出來，大耳朵這才放心。

她怎麼還不說話呢，連笑一笑的表示都沒有，大耳朵又有點慌悚的不放心，又一轉念，半解釋的想，不笑也沒什麼呀，這時候誰還有心笑呢，誰還沒有心事呢，都是像狗一樣的活着，也許黑髮姑娘也有這種感覺了，感覺自己像個狗，最後大耳朵還想再補充一句話，靦靦的站在姑娘的面前，遠々の又像來了人，才立刻的離開她。

「我一定要好好安慰她，保護她。」

走在路上，大耳朵抓索的下過了這樣的決心，這樣的念頭在大耳朵的心上猛力的爬着。

戲院子里面，又發出來震動的鑼鼓聲，大耳朵被這響聲震得忙亂着，抬頭看々戲板上寫着三個大字的「空城計」，他沒有心緒往下看，一心放不下黑髮姑娘的雙紅的顴骨，突然身後有人叫。

「大耳朵呀！你想什麼呀，愁眉苦臉的。」

遠々の看見王，王像不敢走近前。

「去你媽個屁，誰像你，不知道自己是一條狗。」

說完，又輕藐的用嘴嗤一聲。

「得啦！大哥，就算是條狗。」

王現出苦臉來，一會又忘記了，在王，這是一閃的感覺，聽見鑼鼓聲又開腔哼呀的唱起來。

「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

「聽什麼呀，聽你祖宗叫，誰有心聽你狗騾呀，不許唱。」

王一回頭，看見大耳朵的不耐煩的樣子，王反感着。

「我偏願意唱，你管不着呀。」

「管不着，再唱我就要揍你，不信試々看。」

王望了大耳朵，眯了眯眼皮情々の走了。

「王，滾回來。」

可憐王，想要問王一句話。

王站住，奇怪的望着大耳朵，懶洋洋的走回來。

「王！你吃飯了？」

大耳朵用軟和的聲音問。

「吃個屁。」

「大哥，我有點難過。」

「餓麼？待會想個法，二順他們呢？」

「不知道，一天沒有看見了。」

大耳朵同情似的看了王一眼，不再說什麼。

王走了，鐵成帶着鐵柱，站在戲板的面前呆看着大字，鐵柱又哭々咧々的嘟囔着小嘴，大耳朵忽然覺得心里一股熱，看見鐵成背着的小箱子大聲叫住了鐵成。

「有水棍沒有，給我一串吃。」

「有，全要化成水。」

「鐵成打開了箱蓋，滴々答々地抽出一隻來遞給大耳朵奇怪的問着。

「大哥，你怎麼的了？」

「我心里發熱。」

把一串冰涼的東西吞下去，看見旁邊站着的哭咧々的鐵柱，大耳朵就忍不住要說。

「看你那熊色，又哭々咧々地，你怎麼的啦。」

鐵柱被問的勾起了心事，委々屈々的放聲嚎起來，把大耳朵嚇得不耐煩指着鐵柱說。

「滾你個蛋的去，你到曠的什麼呀？」

鐵柱不知聲，還是曠，鐵成狠々的看他，

「鐵成，你把他領走，我不願意看他曠，我心里難過，」

王和二順又來了，和鐵成迎了個對頭，二順鼻子底下流着血，血和汗水混成一條線。

王先搶上說。

「二順和摩電車掌打起來。」

「因為什麼呀？」

鐵成關心的追問着。

「媽拉個蛋的，我一上車，那個雜種把我推下來，我不知道什麼事，和他打起來，他打我的鼻子上，說我狗的一個樣，叫我去上勞工車。」

王氣憤的接上說。

「扯他媽個蛋，他說我們是個狗，這是個什麼事情呀，我不願意當狗了。」

王心里又難過，鐵柱看見二順的血鼻子止住了哭，呆楞的看着眼前的幾双憤怒的眼睛，大耳朵捏緊了拳頭狠々地罵着。

「我要拚一下。」

驟然想起了這一句空虛的話不知想過了多少次，又無力的鬆下了手。

## 五

「大哥！你媽四處找着你，你怎辦，回去不？」

王哭喪着臉，在黑暗中找着了大耳朵。

「你怎麼說的？」

「我說不知道。」

「再問還是照樣說，王，我不想回家，我誰也不想。」

「不回去？……」

王奇怪的望着大耳朵的臉，大耳朵心里煩燥着，血在四肢中沸騰地奔流着，坐在地上沒有着落的往下想，半天王又拚出在下的話來。

「大哥！我心里難過。」

「王！」

可憐王，半天和王說。

「看你那熊色，你難過什麼呀？」

「我羨慕你，你有家。」

王要哭，悲悽的說着，把頭垂下去，這樣引得大耳朵又想哭又想笑，平王把學唱過五關斬六將的一副英雄氣全丟失淨了，受了大委屈一樣的痛苦着，大耳朵也不忍得再罵他。

「王，別信有家，有家擋什麼，誰也顧不了誰呀！」

王更難過，更委屈，從來也沒有這樣個人，這樣懂得事。

「我——大哥，死了也沒一個人來找。」

王哭了，真的落下淚，大耳朵仔細的看着王的瘦小的腦袋，又忍不住要笑了，逗着王。

「王，你呀，也會哭了，明兒給你娶個老婆吧，要個老婆就有人惦着你。」

這樣王才笑，臉上還掛着兩滴淚，像一個小孩似的忘記了難過，大耳朵暗々地罵了王一句。

驟然大耳朵又像想起了一件事，悄々地貼近王的耳朵說。

「王，我帶你去找黑髮姑娘去。」

王高興，還帶着奇怪的心，抬起瘦小的腦袋悄々的跟着大耳朵向北拐過去。



一條黑影出現在面前，大耳朵扯了王一下，告訴王。

「王，不許你說話，記住，問你再說，明白不？」

王又奇怪的哼了哼，沒有說什麼，仍隨着大耳朵的後面走。

近前的黑髮的姑娘，看見來了人，又貪婪的失望着半晌看見是大耳和王，才失望的垂下了頭，用手摸摸着自己燙着捲的黑頭髮，大耳朵像慚愧似的對着眼前的姑娘說。

「姑娘呵！這是王。」

「王可憐，沒有家，讓他做你一個弟弟吧，他不敢再調逗你，還有二順，鐵成他們。」

大耳朵靦靦的往下說。

「你關照他們，也許他們還會幫助你……」

黑髮姑娘還在偷々の失望着他倆，王垂下了頭，莫明其妙的想着。

「王！走吧，我上公園睡一覺，明夜戲院胡同見，你去找鐵成，二順他們，就說我有要緊事九點來。」  
第二天夜九點，在戲板上又換了一張新寫的戲告，大耳朵向四外張望着。

王遠々の露出了瘦小的腦袋，後面跟着二順鐵成他們，慢慢走近大耳朵，大耳朵無言的凝望着他們。

「我要走了！」

「走？」

王驚問着，二順他們也全湊上前，奇怪的眼尖一齊射上來。

「王！小聲。」

大耳朵推着王，放低了聲音。

「我要走，我忍耐不下去。」

大耳朵的悲悽的臉打動着四個同伴的心，二順急速去追問。

「要到那去？」

「別問，我自己也不知道。」

王聽見要哭，猛然想起昨夜找黑髮姑娘的事情，又莫名其妙的痴想着。

大耳朵停了半刻接着說，鐵柱又要哭咧咧的望着大耳朵。

「只是，我不願意離開這條街，離開了你們。」

「鐵柱你看你那樣，你們全是些濃包。」

王突地扯着苦裏的腔調畏々顫々的說。

「大哥！我也跟你去，我沒有家，你帶着我走。」

「你，王，不行，你是個熊包，不能跟着我。」

王被拒絕，不再說什麼，走，打動了二順的心，二順想起了自己，自己像狗的活着，也忍耐不下去了，也像大耳朵似的動了走機。

「大哥！我也走，我自己走。」

下了決心似的，悲憤着說，立刻想起來摩電車掌罵他的一句話，說他狗的一個樣，他死也不會忘記。

「做狗，我也早晚要咬你一下子。」

不知道對誰這樣說，這樣痴說着。

大耳朵沒有說什麼，臉上掛上了同情，突地叫着難過中的王。

「王，我托你一件事，一會黑髮姑娘出來的時候，你告訴她，說我走了。」

大耳朵像忍着痛，忍着難過，貪婪的看了看他們，留下了幾滴悲悽的眼淚離開了他們。

賣細面條的細弱的笛音，顫抖的又敲着王的心，在黑暗中消失了一條影子。

# 鶉的故事

田

兵

西北風接連着颳了兩天，這江沿，除了幾隻走不了的木船在那暈黃的江水裏，像頻死的甲蟲子似的痙攣搖動着觸角一般的高牆「上江的白菜船是不來了！」販白菜的傢伙，有的到江沿看看就走了，有的也同着幾個替人家運搬白菜的伙隊有希望似的蹲踞在岸上，在破雜的板房的牆根下，望着暈黃的江水，望着那鉛色的天空的遠方的上江。

「哦，你怎麼？再往下講了呵？」

「不！」搖了下腦袋。忽然那含着淚的眼睜亮起來：「你，你怎不講？我的老婆算死了，你老婆呢？」

「我？我哪有老婆，從來哪有過老婆。我都活不過來，還要什麼老婆？不過你既然讓我講，我也就講一個我的故事給你們聽吧，反正白菜船也哪有來，你我咱們都哪有啥事可幹。不過，你們讓我想想看……」

「還想什麼，你就講吧！風殺過去也許會來船的！」

「來船？我看要够受，天道是要下雪吧？你聞聞這江風的潮氣？」

「嗚，下雪？也許下吧，不過無管怎的你講你的事。天怎的，餓死了啦倒。唉講啊傢伙！」

「是，講，我講，就講一斷已竟忘掉了是幾年前的故事吧。年頭太長，我自己的歲數都摸不清了。總之有那麼一次是在深秋裏，也就是個時候吧。不過家鄉那邊還暖的多，樹葉兒也許還磨有掉淨吧？哦我說的話要長啊，你們不能嫌惡太囉嗦打瞌睡嗎？」

「不能，不能，你就講吧！」

「好，我講。反正磨有什麼好聽的，我也不能掉一個眼淚的。也是看見今兒這天，我想起來的了。咳！我們五個孩子——（凝視着天）」

「唉，你快一點傢伙，這江風怪涼颼的！」

「對，你看，浪越法的大起來了。」另一位也跟着催促。

「好，我，你們可別打叉，我一氣兒講完它。」

「嗚就講，別黏牙，我倆誰也不打你的叉，你爽快兒的！」

「好——（吸了一口氣續說：）我們五個孩子，我只記得我是八歲，剛退了奶牙，是其中最最小的一個。」

也是因爲家景的關係，飯食不好，僅能吃一點苞米麵餅，菜是一點鹽菜葉。有時在外國人的塵芥箱揀來了白菜葉兒，跟爛芋頭，那是見了暈腥。所以身體非常的軟弱，就現在也是抗點什麼就吃不住勁，都是那時候的根子呀！今年尤其是厲害了，老一個勁的咳嗽喘不上氣的。那時候說軟弱也真軟弱了，在外面是看不大出來的，寡瘦的像乾柴枝。祇要跟同樣的孩子或再小的孩子角摔跤，那就顯而易見的看出來的。多咱都是在人家的身底下叫吼啊！所以同伴們，都稱呼我叫『大泥包』。所有認識我的孩子靡有不這樣叫我的。動不動，『摔呀，他是大泥包呢！』再不打起群架的時候，『他們都跑啦，揍他，他是大泥包！』當時聽着了人家的這樣招呼；或被人摔得滿身是泥，鼻青眼腫，覺着是莫大的侮辱暗地裏咬着牙，不過常了，反而覺着自己真是名符其實了，唯有自己纔配稱有這名子。所以，以後有叫我大泥包的我也就答應了，而且很乾脆的毫無尋思的答應這樣的名子也許被爸爸跟母親聽見了；也許因爲看見常常被壓在人家身底下的事，他們常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嘆氣。特別在人家都包餃子作好菜飯，嘈嚷着過節的時候；說實話我那時候真不知道節是什麼；爲什麼人家要吃特別好的東西，還有時嘈着過年的時候貼那紅通通的對子在門框上，每當這樣時候，母親便嚙不下飯去而流淚，跟爸爸說；你看這孩子瘦的，一點力氣也靡有，吃這樣的東西，大人還不要緊，孩子還能受得了嗎？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咳……」的放下了飯盤，來撫摸我的腦袋或我的手，有時候，摟過我的脖子去貼近她的臉，她那有溫熱的臉呀！我也不知不覺的也貼緊在母親的胸前，

「媽呀，我瘦，沒有力氣怕什麼呢？我長大了，就會胖的，也就會有力氣呢！」這樣，我雖然不解已意的安慰她，她却往後微笑起來吻我的臉。不過當我嗅到或看到人家作的魚肉，魚肉的香味兒，我的喉嚨都要伸出手來，一邊流着多量的口水，一邊尋思，他們怎就會吃這樣的好東西呢？也麼看見他們幹活，像我爸爸那樣的上碼頭，像媽媽那樣的給人家補襪底洗衣裳？成年到頭，風雨不誤，怪味？我家怎連一回也麼有吃過呢？腦袋裏老起着些奇怪的圈圈，像一群遮天蓋日的烏鴉。（從腰間掏出一支煙頭兒燃吸着。）

「這不說嗎。再說我們的同伴；最大的叫攪毛，歲數大，個子細長。特別那條頸子跟腦袋，長在那窄而彎的肩膀上，不像是長着的，正像一根火柴插在了那上邊。他是我們的頭目，他的膽子最大。我們都崇拜他，聽從他的命令。倘若有一次我們那個一離開他，獨自行動，那算倒霉啦。捉住你，扯着你的胸襟，再不就抓住你的頸領，這一頓打你是脫不過去的，有時連那些以外的傢伙也來幫着他打你。這還不算，以後也就不帶你玩了。假若得他的赦免的話，除非你送點好吃的給他，不然就得把一次所揀的東西，一下都獻給他。像這樣，我們不單不敢離開他，而實際又不能離開他，不說嗎他膽大，離開他便不容易揀着東西。譬如：明明在院子裏，或在晒台上，衣桿上，船板上有木塊或其他的东西，冥指着揀那辦得到呢。他若不到眼前那你算乾噁着唾沫吧。不敢伸手，麼有伸手的方法。但，跟他去，那也是我們的苦路子；多管跳牆啦，爬刺線啦，下水裏啦，都是我們的事兒。他僅僅探着小眼，站在遠處的地方督勵着，得來東西，好

吃的他先吃，好用的也總得讓他先裝滿了他那特大的筐子；然後，纔許可我們分劈。我們雖然都不高興而生氣，然而，祇要看看他的臉上的眼睛跟那緊握着的拳頭，也就不敢說出什麼來了。尤其是我，那裏面最小的我按順序排，我是須在最後，所以往往得空着筐子。這不算，還得負責任替人家擡筐子；拾那不勝其重的筐子。『看，大泥包，連筐都拾不動，下回不帶你來了！』這樣的話，跟笑聲都成了我必受的賞頌了。

（吐了一口唾沫。）

「再講，第二個傢伙叫劉順，第三個叫孫勝，雖然他倆家裏多少比我強，常拿東西給攪毛吃，很像聽攪毛的話似的，然而往往會被攪毛查出來他倆的不獻之罪，打的他們嘶叫。再說第四個的，叫小栓，他是靡有爸爸跟母親的孩子，在孀娘家寄生。我倆很對勁，他有一雙很大的眼睛，很黑的手。他同情我，我也同情他；說起來他乃是我們中最可憐的一個孩子了。他每天吃他孀娘剩下來的飯，睡在鍋炕子前邊，他揀來的亂紙或亂草上。假若這些東西在陰天下雨攪得完了的時候，他就得原身的蹲勾在那裏。每天一早就得起來給他孀娘倒尿桶，汲水跑街，燒火什麼的。他叔父是一個成年到頭的癱巴，一切都由於他侍候，多咱都在他孀娘炕前一張破木板床上，半死不活的躺着。他很拿闊的就是他孀娘，他家是住在一個破爛市場的附近，每天她必在傍晚將她那有黑斑的臉腮，擦上厚々の粉或胭脂，站在門旁裏，迎進一個一個的漢子去。那些漢子他連一個也不熟習。來了人的時候，他孀娘絕對不許他在屋裏；他僅能在有些人圍住她的時候，



「唉，大娘們，多少錢？」這樣錢呀錢呀的問，不然就是互相罵起來，還有個時候，不知看着了什麼，吓的她往屋鑽。這些，這些事情，他常常很奇怪的，偷偷的告訴我，打聽我，你想，他都不知道我那裏會懂得呢？所以他納悶我也納悶。要說他，他常跟我一樣的空着筐子歸來的時候，便萎縮了，像失掉了魂靈，拖着沉重的步子不敢往回走，尤其到了家的附近，便打起徊旋，流出很旺的淚，我也跟他流下淚來。他會告訴我他常在門外裏過夜，他更常吃不着飯，所以我常冒着勇氣去送他，還有求我的母親送他過。對於這些，他極感激我，多咱要看着我自空着筐子的時候，他必要將他的所有的一半兒塞入我的筐子的。（又掏出一支煙頭燃着了。）

「這樣，這樣的我們一群，給我一個最深的印像的，就是那一次，在九月末的天氣裏。天就像今天這樣陰得沉沉的，不過那是在海邊，在碼頭那海水可不是江水黃暈暈的，海水呀，那狂跳的黑綠色的海水呀，吐着一片片，巨大的雪白的舌頭，舐那喘息着的船肚並岸壁，簡直要把它們都要吞進去的似的。我們在海岸上坐够了，已竟預感到靡有望了，這些拔起腳來移動着，沿着那有鹽味魚腥味的岸上的石條，誰也不言語垂着頭，一步一的往前走，任那飛來的碰在岸壁上破了的水星和涼風往臉上身上吹。海鷗，我們平常認為牠是快樂的鳥，這時牠如悲憤了似的扯起悽慘嗓子嘶喊，在我們的頭上空，低低的盤旋，最終牠又飛進了那冒着濃煙愛啦汽笛的船塢的牆裏去了。我們，仍往前走，順着那必經之途的熟習的港街，嘿，眼前又

飄入了我們每個人的鼻子裏，每天都愛用鼻子吸的，使我們想起饑餓的芳香的氣味。在眼前了，一家外國人的菓子店，那廣大的玻璃窗子裏，又擺出了新樣的菓子，跟那些紅的綠的酒精瓶，另有大塊的麵包，油光的燒雞香腸之類的東西。我們都習慣的窺視，左右的搖晃着腦袋，嚙着舌尖上滲出來的甜甜的水兒。忽然，打裏邊，那個臉上長着乾草般的鬚鬚的老頭出來了，我們，不約而同的，很機警的跑開老遠，把眼來望着他。因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常被牠驅逐，說我們偷了他的東西，確實說偷過。他說一口好咱們的話。有一次，小栓被他給捉住了，給扯到了後院，兩個嘴巴就把鼻子打出血汁來，以後，他哈哈的笑够了以後，打廚房門後的一個木箱子裏，拿出來一塊像窗上擺的一樣的大麵包來給了小栓，那麵包只是長了很厚的綠毛兒，他笑着，給放出來。可憐啊！小栓雖然鼻子流了頓血，但那塊麵包自己却靡有吃着，都被攪毛給沒收了。那，攪毛一邊吃着的時候，我知我是流了口水。今天他又出來了。瞧着我們跑了，他却站在那裏笑，鼓着那圓圓的肚子，衣襟上還纏着些放着金色光澤的小鍊兒。他這時，舉起他那愛打人的手來，迷縫着眼睛，「來吧，小孩，我不打，有事情……」雖然異於平日裏想捉我們的臉色，但是我們，誰也靡有敢往前去。半天，他又笑了，他又呼喚，「有事情，給錢！」我們仍然像耗子瞞着貓似着不敢湊合。這時候，攪毛必是看出了門道，「唉；大泥包，你去，你去看他作什麼！」這樣的命令我，我回過頭來看攪毛，他直點着下巴指揮着我，我心跳，遲疑，半晌靡哼出聲來，也靡往前去。「你去不？去我揍你，告訴

你大泥包！」我聽到了這樣的警語，我更恐，然而由恐懼裏又發出來勇氣，去吧，不去也脫不了挨打，倘若是他給東西，那更好了。「噫！」了一聲，我已把那不敢走的脚，像在暗夜裏試探路徑般的移向前去。（抬頭望了上江一下。）

「如是我問：『有什麼事呀？老頭，』他笑了，像看見了一隻關在籠子裏的耗子似的笑，『來，小孩，裏邊的看看就明白了。』我這才跟着他，打那充滿着使人發饞的香味的屋子穿過去，到那牆垣堆滿了貨箱子的院子。那院子的當中，有兩株高大的白楊樹，那涼風像咀嚼着牠的葉子般的，刷刷啦啦的響，葉子打着旋轉落，地面上已竟敷上了無數的失掉綠色兒的大葉子。那裏最使人注目的便是倚着燈在房簷下的竹製的長方的鳥籠子，一連的有十四五個，那裏面全都裝滿滿的雀兒，細看認得，是那滿身長着茶白花紋的鶉鶉，吱吱咕咕的亂叫，瞪着小而圓圓的眼睛，把那尖嘴或頭兒，普啣着向籠柱兒上闖，很有想撞出籠子的意思。我一看，便傷心了；便想起母親常對我講的小鳥的故事。她說，小鳥們如人同樣是有父母的，或者有兄弟姊妹，假若其中若有了不幸，被人們捉住的時候，牠的父母也如失掉了孩子，兄弟姊妹也如丟了自已的同胞一樣難過，流淚哀啼還不算，有時還有想念大了，不思飢食，墜巢而死的。又告訴過古人的話：『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盼母歸』。這一次我可看見了，看見了悽慘的發生在我的眼前，我的幼小的心裏頓時發了劇烈的痙攣。這，這一群小鳥兒，今天就要把生命消失在我們的手裏了嗎？牠們的窩巢呢？

窩裏驟有等待牠回去的骨肉嗎？哎呀，慘，慘，慘，就見領我進院的我們所志忑的老頭兒，走到了籠子的跟前，將籠門兒一掀，用他那粗大而生着長毛的手，抓出了來一隻。握他的手心，恰如一隻螞蟻夾在了鐵鉗子裏。那小小的腦袋晃搖晃搖的發楞，閉着眼睛，蹬踹着腿兒。牠這樣，那知反使那大手兒的握緊，牢不可破『小孩，這邊來，就這樣幹活計，明白？』叨念着，且我的臉，他那大手，如鐵鉗一般的大手指就在使勁往手裏縮的鵝的腦袋起始，嘩嘩的，把毛兒鉗掉，露出的，簡直是紅頭火柴。『喲！』我不由的把手捺住了自己咀裏的喊聲，呆呆的瞪着眼睛，心裏的血液便如打鼓嘖嘖的竄跳。『唉，小孩，完啦！』他說完了，便把一隻滿身都被鉗得光裸的鵝，紅赤赤血淋淋的，伸動着牠那條細得厲害的頸兒，在地面上打着盤旋，雖然幾次的想要振起翅膀，奮飛於天空，那知，那靡了毛羽的小肉膀兒，也祇可空自煽動，而絕不能上雲叢了。在牠打了一陣盤旋之後，也就吱喲吱喲的，像知道了自己已經成了不具者，生命也只有喘息，眼前就得終結入滅亡了。便躑促，躑促在，殺牠生命要牠肉體的傢伙的前面的一片，雖然是黃了而呈露着葉脈的楊葉上。『小孩，看看吧，這樣的，你們通通來吧！十個的一個銅字給！』他說着翻弄着他最苛酷的手指頭，縮動着他的臉皮。一彎腰，他把那小動物又捏在了手心上，用指甲隨便的彈了牠兩下，那光溜得有血跡的腦袋，拚命的搖了兩下，這回他又把牠抓起來，臉色一沉，那小動物便在地上嚙出來一個不大的聲，也許是生命就是一個氣泡兒，很容易的就破碎消失了。認你怎樣痙攣蹬腿，最後也祇勾着那象牙

色的小爪，吐了吐舌頭，噴出來一口血，像花，染模糊了突在眶外的眼球，實着着癱伏在那裏。老傢伙，像不信牠死了似的，使他那放着銅色光芒的皮靴，踢了踢，眼眉繃起來，看樣像又開始憐惜牠，又像怕牠復活了生命。『小孩，去吧，叫他們通通來！』我聽了這話，僅々的點了下頭，拉着由緊張而又綿軟了的腿，按着他的點指，由那又黑又窄的門如吐出口氣一樣的躍出來。很以為自己是那小鳥，小動物，小生命逃出了籠子，逃出了惡暴漢的手，跳躍在有花香有露螢的有陽光的大原野，一望無際，從這就要見到了骨肉至親，從這就要飛翔於太蒼一樣的心理；很急促，如奔流的溪水，又如大海裏的狂浪。然而往前走了幾步，俄而又使我恐怖了，以至停止住了我的脚步跟我的呼吸。『喂，大泥包，大泥包！』接着就是：『你小子怎這晚才回來？給你什麼好吃的來，拿來我們看！』首先跑來着我筐子的就是攪毛，『他媽的，東西呢？』『對呀，東西呢？東西呢？』的追問我。噤的把我的筐子奪扔了又來搜我的兜兒。這時我僅輕輕的說了一聲，『麼有。』『麼有，你挨打了吧？』小槍阻着我的臉兒擔心的這樣問。『麼有，』我又輕輕的答了這麼一句。剛說完，攪毛便接上問，『什麼麼有，你都獨吞了吧？你小子不是東西，說實話，不結揍死你個屁養的！』說着就要來抓我頸領，我連忙的撫住了他的胳膊，『說實就是啦，他麼給我好吃的也麼打我，他呀，叫你們去！』『叫我們去？』『是，』『你問他幹什麼？』『幹什麼，……』邊答着忽然想起了剛才一片光景，血與肉的光景，我遏住了，我無勇氣住下講給他們，然而也是因為他們逼迫我太厲害我

終於照實的告訴了他們，說還給他們錢，嚇，他們跳躍了，正像那籠子裏的小動物。攪毛樂的一把就把我抓住，『真的嗎？真的嗎？那可好啦，咱們去，去，擰錢買餅吃，那軟々の油鹽餅啊，可好吃啊，走啊，走啊！喊着揮手，命令着他們。』『我不去，』我檢查子告訴攪毛，小栓聽我說不去，他也說，『攪毛哥我也不去！』『呸？』攪毛瞪開了那帶着眼屎的眼，緊釘着我倆，半天，『你們不去？哈，我告訴你們倆小東西，你們倆個再說一聲，不是說你們，你也敢哪。再說，唉，你倆餓不餓？說，哼，快走吧！』他一個人給我們推一把，這時我望望小栓，小栓望望我，倆人都麼說出什麼來。『唉，攪毛，他倆不去不去吧，不去咱們不還多弄倆錢買餅吃？』劉順與孫勝這樣的給我倆講情，攪毛又把眼睛斜了斜他倆；『哼，你倆說了個好聽，他們不去，不吃餅行，不去可不成！快走吧，他倆放不了你！』這樣被他催促着走到了那黑門扉的前邊，這一來，我的心又黑了，像那門一樣的顏色。剛到進了門扉以內，那個老頭兒又在那院中裏向我們笑着，由於他的指揮，我們都蹲在了那倆株把枝葉搖於灰空的樹下，開始了殘酷的工作；血與毛羽都黏滿了我們的手，同時，那如雪片似的有花紋的毛羽便落在院裏，在我每個人的身邊，時時的捲起旋風來當每拔下那小動物着一撮毛羽的時候，牠每把那醬黃色的眼球兩轉旋幾次，擰扎着牠的全力。（臉上的筋肉抽搐着，又搭腰裏掏出了一支煙頭）

「最後，在黃昏的黑翅巨而重的壓下來的時候；在燈光下，我們每個人的面前都有了那堆成小山的肉體

小得够一口吃的肉體，打那些肉體上，很濃厚的送來血腥氣鑽到鼻子裏。趕到那戮殺的指導者造成慘劇的老頭兒，**瞋**着我們過完了數目，以後，又把那尸體堆成了一座大山，我不忍看那尸體上瞪着眼睛的，然而老頭兒**瞋**了**瞋**，很得意的，哈哈笑了一陣。我接到了錢，我的有血跡並黏有絨毛的小手，開始戰慄了。打黑門裏鑽出來，剛走到拐彎街燈之下，「喂，把錢都給我，攏一起買餅，省得吃多吃少的，告訴你們，我分！」攪毛說着，把我們每個人的錢都收過去，如是，他很快樂的，「**噠**，告訴你們可快跑，跟不上我可不管啊，跟不上就糜有他的餅了。快，快跑！」一邊叨咕着一邊就跳躍的跑起來，跑了一氣兒，我跟小栓都落後了，喘吁吁的，望不見他們也就變爲步行了。這時，小栓問我，「那殺鴉鴉作什麼用？」「作什麼用，還不賣給人吃嗎！」「你吃過嗎？」「糜！」「也不知道是什麼味？」「說不上！」「**唉**，你看我這手上的血！」「**噯**，可不是嗎。」如此的談的在路街下移動着影子往前走。肚子也起了作用，街風濕乎乎的掃臉，趕轉過了兩個灣兒。哟！看見了，老遠的看見那攪毛，在那掛着紅晃的門前的街道上，張牙舞爪的吞着餅，還跟劉順孫勝撕掠着，就听，「攪毛，好意思的，你都吃啦！」「**唉**，面子事，面子事，給咱點角兒吃！」趕到我倆也走近了他眼前，你說，他多可惡；你猜他吞光了說什麼？他，洋洋得意的站在那裏，用手扶咀唇，把眼眯縫着，「哈哈，你們才來呀？叫你們快跑，你們不快跑，嘿，你們來晚啦，都吃完啦，都吃完啦！」（緊繃起眉頭，猛吸那將燃盡的煙頭。）

「那天晚上，照例我把小栓送到了他的門首，叫了若干聲，裏邊也應給開門，依小栓要在門旁裏蹲一宿然而我那能讓他呢。如是，我便把他領到我家，將母親給我的飯份兒分了一半給他。我跟他吃在吃飯，那飯那香啊！我母親便撫摸着我的腦袋說，「孩啊，怎這晚才回來，我去迎你剛回來呢，應揀着什麼爲什麼不早回來，媽不放心哪！」我聽了這話，當時我感激得都要流下淚來；但，我却應把手，那有血跡的手給她看。（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以後，我倆便一同的臥下了。直到半夜，他也應有睡着，心裏如有灘火給灑着，不住翻身，這時候，打窗上看，外面是黑得不透一點亮，聽得一陣々風吹着雨，巨大的雨點，敲打著紙窗，吧啦吧啦緊起來，繼續就狂作了，在窗外叫吼，呼嘯。就覺在風雨裏來了那群小動物，裸着紅赤赤的肉體，開閉着突出而有血跡的眼，慘叫着，向我要牠們的毛羽，要牠們在天空裏的活躍。牠們，又旋轉，又伸張，又敲動，又長滿了豐厚的羽毛和翅膀在牠們的身上，在暗夜，在暴風雨中飛翔了。這樣一直到了翌晨。（仰面望天空）

「啊！現在算起來，年頭可多了！然而還記得很清楚，像刀子刻在心上似的。現在呀，一個不在這塞北那時候不還有母親撫摸着我的腦袋，把臉貼着我臉，啊，那臉的溫暖啊！這多少年了，多少年了？一切都在眼前，那攪毛呢？劉順呢，孫勝呢，那可憐的孩子小栓呢？他們啊，都往那裏去了？而我，而我，確如那些被人鉗落了毛羽的哀慘的鶉，小生命，小動物啊！（悲慘着面皮，像發見了慘事，猛的站起來。對於聽



故事的二人疑問：)

「喲，你倆怎的？爲什麼都流淚了呢？」

半晌，都抬起頭來；

「老鄉啊，你好好看下我倆，認識不？」

「噫？我不認識，不認識！」搖頭。

「咳咳！我就是你剛纔講的故事裏的攪毛，他，他就是那靡有父母的小栓呢！」

「呀，真的？」

「那誰還撒謊嗎！」

「哎呀，這可真……以後可……」

「……………」

以後，他們三人望了望那渾黃的江水跟上江的天空，雖然感覺到天氣給了他們失望，然而他們却勝兒擠着勝兒，邁着比平常還有勁的步子，背着江沿，而向街裏走去了。

九，十一，二十二日夜

# 飢餓的生客

田

瑯

那恰是吳豐在家裏宴請賓客的晚間，燈光輝煌着他的屋子，空氣爲佳肴和酒香醇化了。貴客的談吐，和他們的面頰，一樣地紅潤。主人的應對，也是極盡流暢的能事。他願將他俊放的方華，竭力顯示予他的財東，更期由此獲到同夥的敬畏，他們的話題是偉大的，由戰爭，統制，論到投機和走私。也間或談一談賭博及娼妓。嚴肅與詼諧，像滑車般地輪轉着；一切都非常調和，非常美妙。

這時，屋門倉皇地開了。隨着，走進來一個奇異的青年：稍嫌襤褸的工人的服裝，染着鉛字房特有的油污的痕跡。面容蒼黃而且憔悴，蓬茸的髮絲上滴掛着雨珠。鞋子塗滿濕泥，把地板弄髒了。他焦灼，灰褐的目光，茫然窺望酒宴的桌子。人們可以從他善良的表情裏，讀出深沉的痛苦。

顯然，這突兀的出現，給賓客們帶來無限的悚疑。因之，吳豐的惶惑是深刻的；他窘迫地，暴躁地吆喝

站在門側的娘姨：

「誰讓你放他進來？——他是誰，我不認識他！」

青年的嘴角抽動，他彷彿要分辨什麼。但是，吳豐迅急奔過來，用衣袖摀掩的臂肘，風似地推擁着青年，一面揮着威嚇的拳，一面喊道：

「不管你有什麼事，你先到外屋去候着罷！誰叫你隨便闖進裏屋來的？」

屈辱的癡擊，劃過青年的臉上，他舉起了反抗的手掌。不過，他遲疑着，彷彿他已經見慣或者預想到了這樣的場面。於是，他屈服地垂下頭，自己退出屋去。由於他的善意的沉默，可以測度他內心對於吳豐拘着的一種寬容。

吳豐示意娘姨，讓她把他領進廚房裏去，並且問他是爲了什麼事情來的。

在外間屋的昏暗的角隅裏，娘姨答覆她的主人道：

「他什麼也不說，好像他是肚子餓！」

「那麼，」吳豐用低沉的，嚴重的語氣吩咐着，「把白天騰下的冷飯，拿給他吃。等他吃完了，就叫大什夫把他擡出去。你說我不能收留他，想借錢也賤有。一個人，總得自己找生活！——你記住了嗎？不許你同他多講話！」

×

×

酒宴褪色了。一直都在豐腴的頰邊織出嫵媚的微笑的主婦，宛如受了霜擊的花，變得蒼白，悸動，謔說頭痛，便獨自退席了。多血質的吳豐的面孔，一時發青，隨又變紅。藏在浮腫眼瞼下的睛子，在眨動。他陷入難堪，他的手指無意識地牽揪他塗抹着香油的髮絲。那時，嬢姨悄悄來報告他：

「他走啦！……嗶々嗶々的，好像是個鬧熱病的。」

吳豐稍覺安堵，噓出一口氣。他想重整精神，脫却苦悶的重壓。但是，賓客們都推說天晚，用響亮的聲音，謝過主人的盛誼，便相繼辭別而去了。

雨已晴霽，一輪青銅色的月光，閃露在殞散的雲層間，安孤獨而且悲愴地照着濡濕的街道。吳豐恭立門外，目送最後的一個客人，乘上馬車，一直到那車輪，伴同藁々の蹄音，消失向靜寂的巷角。待他行將轉身回室的時節，他發覺有一個黑影，出現在簷下，爲月光朦朧地洗着，彷彿幽靈似地移近了他，而且向他說話。他驚悸着，但是他辨出那是誰了。

「哥々，我有話同你說——」

這是方纔那不知禮儀的青年，現在這樣向吳豐搭話。他的語聲顫抖，暗示他的不滿和他的矜持。那悲傷的調子，彷彿他是用一種偉大的心憐憫着對方，雖然，對方也許誤解他是在要求別人憐憫他自己。但是

他的眸子在發閃，他抑制着他的憤激。

「吳實！」吳豐反應地震動着他的肥胖的身體，「不許你叫我哥哥，我沒有你這樣的弟弟！再少上我家裏來，給我丟臉。」

他在良心的陰影，和一種恐縮的空虛裏，矯裝着聲勢。

「我來告訴你，咱們的媽死了！」

青年的聲音，是淒涼的。

「媽死了？」

吳豐有一刻的工夫，怔忡着。他記起在市外的僻鄉裏居住，一個學生過他的衰弱而且貧困的老婦人。如今她死了。他思索着，他舉首凝望吳實，彷彿說：「你祇是爲了這點事情，便來攪亂我的生活嗎？」從吳實的不馴的臉孔上，他想到方纔賓客們都不歡而散，對他懷着不利的猜疑。他的怒氣，不可遏地襲至，於是，他惡毒地喊道：

「死了怎麼的？你一個人去承受她的財產罷，來告訴我做什麼！」

「難道你不打算發喪她？」

在夜的陰影裏，他弟弟的愠怒而又犀銳的目光觸到他，那攻擊的，嘲諷的語氣，使他感到了羞恥：

「我不知道！」

他饜着，同時轉身把門砰的關了。

由門框的縫隙，他向外窺視着，他看見他弟々仍在那裏寡默地佇立，他直感他那悽愴的神色。月光刻出吳實側頰的尖削的輪廓，那線是苛烈的，彷彿他在切齒，又彷彿他在圖謀殺戮。吳豐悚慄而且不安，胸在鼓動。最後，他又看見吳實向他的門扇上唾吐，並且舉臂做出日後必來復仇的手勢，遂憤々地去了，用執拗的步子，踏着慘澹的月光……。

吳豐背倚門扉，許久不動。如果有人，在昏蒼的夜闇裏，覘見他那時的靜凝而又暗鬱的姿勢，也許以為他是在懺悔他的殘酷，在反省橫奪父產，棄母拒弟的過去而痛苦。然而，用狡智和怖詐而處世致富的吳豐先生，是無緣於內心的苛責的。此刻，他祇是在憂慮，那剛愎，頑梗的吳實，會不會再來擾他。他爲他的豐裕和幸福，感到威脅。至於母死的消息，彷彿他方聽到便忘掉了。

×

×

臥室裏，充滿着乳色的燈光，和柔軟的溫暖。坐在絨椅上，點燃一顆煙；他發現他的妻，面向牆壁，橫臥在床上。她的黑髮披散，肩胛微々抖蕩，有如在哭泣。他想起方纔退席時她那悲痛的样子。他不懂她是因今晚的事件感到了屈辱，抑是她在同情他的弟々。他猜不透她的感情，他變得沉鬱了。爲了擔心這事會

使他年青，美貌的繼妻，長久地不快活，他竭力用一種愛撫的聲音，向她說：

「起來，同我喝一杯茶罷！」

和她平素的嬌柔相反，這時她却粗暴地推開他扶在她肩上的手，帶着憎惡，向他罵道：

「你沒有人心！從我嫁你以來，我看見兩回這樣的事了！」

吳豐的妻鳳玉，此刻，爲一種回想的痛苦所浸漬。

那是三年前，她方嫁給吳豐未久的時節。一天早晨，吳豐出去了，娘姨到市上買菜，廚夫在廚房中睡熟，只有她自己，憑倚窗邊凝望。婚後的倦怠，在她的體內打着渦卷。

透過白色的窗紗帷，她看見一個青年，從街上，走近來，直達階前，呼關。她走出去，替他開門。她看見他穿一身整潔的職工服裝，猶豫着，彷彿不肯進來，但是終於進來了，把一個紙包，置在桌上。他說：

「這是給吳先生送來的！」

他的視線，帶着無限的懊惱，在室內逡巡。最後，它停注於一張懸掛在壁隅裡的鑲有鏡框的像片上。他瞥見一個暗晦的老人的面影，他急促的走過去，仰首凝視它。他的肩膀，在隱々地顫抖。他停立得那樣僵直，而且長久，終於，他吸泣起來，相似泉水，滂沱的淚，流過他清癯的面頰。爲了掩飾這羞恥，他轉身奔去。撞翻竹机上的瓷花瓶，摔碎了。水和花，一齊流落在地上。

鳳玉追出去，喊他：

「喂！這是你的帽子！你把帽子忘啦。」

當他走回來接取帽子，鳳玉用嬌柔的聲音說：

「你進來，我問你話！你爲什麼哭呀？」

青年彷彿爲這溫情的語聲所感動，他聽從了。她讓他在桌傍坐下。他的年齡，也許剛及二十，或者還不到二十歲的樣子。而且，她發現他的面孔上，有着使她覺得非常熟悉的地方，她的好奇和探索的目光，使他低下頭去，他嘴唇緊閉，眼睛上，罩着苦痛的陰翳。

「你認識他嗎？」

鳳玉手指像片上的老人，問他。他抬起頭，逼視她。他的眼睛閃光，使她感到恐懼。他大聲地喊道：

「他是我的爸爸，我爲什麼不認識他？」

驚訝，使鳳玉變得怔忡。她從來未曾聽吳豐說過，他有弟弟，或者其他的家族。但是，她彷彿有所徵悟。她再度審視青年的面容，她立刻確認了和吳豐相似的輪廓上的特徵，而且和那老人的臉型，也是神韻相通的。她突然地問道：

「你見過原先的嫂子麼？」



「我忘不了她——」！

青年的聲調，是淒厲的。

「她死了」！

青年的瞳孔睜大，氣喘得很狂。

「死了？應該死了」！他的手掌，在桌上拍響，「我忘不了，我爸爸死後，她扯着我媽々の頭髮，要地照。母夜叉似的，逼着我媽把家業，都讓給她」。

「那時候，你哥哥呢」？

鳳玉感到驚異。

「我哥々？要不是他唆使，她敢嗎？——他把我騙到別處去，讓人監視着我，一頓下，賣完爸爸留下的地，錢拿到手，就同嫂子走出來，把我和媽々倆，扔在屯堡裡不管。那時候，我還小。真的，我恨我那時候太小了，不能夠庇護我的媽媽」！

青年的眼睛裡，又瀆出淚液，無疑這是憤激的，鬱積的淚液。

「我不懂得，他爲什麼還掛着我爸爸的像！難道他還紀念着他嗎」？

青年又去仰望那老人的面影，他覺得它在向他微笑。他回想起童年時父親撫愛他的記憶。

「你沒看見，像片底下的茶机上，有一隻銅香爐嗎？你哥哥供着老爺子，每天都燒香。他說，他常常頭疼，夢見死去的老爺子來罵他……。」

青年遮住鳳玉的話，他用尖銳的，譏諷的調子，笑了起來。他的頰上，還帶着淚。他問：

「那麼，你就是我哥哥後娶的嫂子嗎？」

鳳玉不知爲什麼，臉紅了。有如她替吳豐的卑劣，感到羞愧。她點頭默應。

「兄弟，你怎不到家裡來住？你結過婚嗎？」

青年並不直接回答她的詢問：

「他明明知道，這些年，我就在外面給人家當雇工，媽媽在屯裡吃苦，他不用說幫助，連看望一下都不他的神氣大了，他裝作沒有媽媽，也沒有弟。他怕我們給他丟臉，我能來找他嗎？」

青年扯斷了繩裏，打開他帶來的紙包，一些光澤的白色卡片，閃露出來。

「這是他印的名片，上頭寫的什麼大經理，二經理的頭銜。這是他特印的請客的席貼，寫的什麼賓宴樓飯店，什麼略備薄肴，什麼恭候光臨……。嗤！」

青年不覺地在嘴角上，織出訕笑的紋皺：

「他也許糊塗了，偏打電話給××印刷所，我就在那裡作工。印出來，掌櫃的又偏打發我給配送！我本

想不來，求別人替我來……」。

「你怎麼又來了呢？」

鳳玉鄭重地問他。

「我總覺得他還是我的哥哥！」

這是淒涼的感情。一種血的憶念，猶在佔據着青年的心。

「你哥哥他上銀號去了」。

鳳玉說。

「我知道，我想他不在，我才來的，我要看一看他的家」。

鳳玉感到黯然的憂悵。她思索着，她說：

「兄弟，你晚上再來一趟罷！那時候，他在家，我要當着你的面，詳細地問他一問——」

「你不要捉弄我呵，嫂子！」青年抗議着：「你打算讓我白白受他的侮辱嗎？」

「兄弟，你太偏激了」，鳳玉說，「你哥哥，決不會那樣沒有人心的，我不信！你來試試」。

青年的面龐，漲紅起來，他感到屈辱。他驀地，站起走了。

「等一等，兄弟！我讓廚夫給你燒一杯茶喝」。

鳳玉隔着窗，招呼。然而，這一次，他却不再復返。

只有徐風吹動窗帷，她的心，煩惱極了。

X

X

晚間，吃過晚飯。泰然自若安適甚得的吳豐，在妻的臉上，一絲未能覺察出什麼變化的徵狀。隨手拿起一隻洋梨，放在嘴裏啃食。這時他的弟弟來了。

青年直立在室地的中央，他取一種鎮靜的，異常鎮靜的姿勢。這兩位多年未見之同胞，此刻，各自沉入了互相辨認過程的恍惚的瞬間。吳豐在青年的貌上，窺出了昔日的少年時的弟弟：那剛直，不能懷柔，也不能威脅的倔強兒。同時，一種罪惡的意識，像蛇爬出它長年藏匿的深潭，在他幽暗的靈魂裡，猛烈地蠕動了。

他倉惶地，把梨扔掉，站起來，嚇道：

「你是吳實嗎？」

青年以嚴酷的沉默，回答他。他覺得到青年目光裏的刺，犀利的刺。他震顫着，怒氣沖天地喊起來：

「你出去！馬上就出去！——你怎麼有臉上我這裡來，你這忤逆，不知道服從長上的東西！你尋思我不記得你小時候，破口大罵我的事嗎？」

最初，還在唇邊，浮出孩子似的微笑，歡迎着吳實，內心期待她能夠爲他們兄弟之間，造成和解的鳳玉此刻，完全沮喪了，她的頰，變得像冬天似的寒冷。

「我同你沒有話說」！

發現吳實還沒有移動，吳豐又大聲地喊了一次，喘着氣，揮着手。

「我也同你沒有話說」！

吳實用平靜的語調，回覆他的哥哥。他的表情是寂寞的，也是勝利的。他走了，留給鳳玉一個深刻而且挪揄的眼風。

他後，吳豐同他的妻講：

「這是我一個遠姻的侄子，不務正業的……」！

鳳玉在氣惱和悲哀裡，整夜不會有睡眠。他鄙夷這虛偽，和卑劣。只有用眼淚洗滌她心上的穢污。

時光過去，把這喜劇，漸漸地付諸淡忘。然而，今夜，三年後的今夜，喜劇又照着差不多是原樣的再演一次。牠發現吳實更憔悴了，她重新認識了丈夫惡毒的靈魂。而往昔的記憶，遂加重於今夕的悲戚。

她不能再躺下去了，她不能再忍耐這無德的家，她擡起來，撲出臥室，在黑暗裡，拔開門栓，一直奔向街道上去。夜風吹拂她的髮絲，雨水沾濡她未穿鞋子的赤足，們感到一種解放的欣慰，和離開罪惡的崇高的感覺。

但是，她忘了吳豐的暴力。背後有人惶急地追過來，一隻手捫住她的嘴，像獵雉似的，把她挾回屋去。——門上鎖了。

屈辱和絕望，誘她走入苦惱的夢。吳豐替她蓋上一張薄被，自己顛蹙地坐到椅子裡去。他歎息着。他萎縮憂愁。而且另一種在他覺得本來是了有什麼重大意義的，現在却開始蔓延於他的意識，同時加深他的苦悶的事件，拾起頭來，惱着他。他記起弟弟的話。他想：「母親死了，她死了。她死在什麼地方，是鄉下抑是吳實住的印刷工獨身宿舍呢？但是，不管哪裏，難道我應該在夜裡冒着風雨去探望死屍麼……？」

一些過去的，在那些橫暴的日子裡，他凌辱自己母親的情景，像雨天的電光，出乎意志地，剝裂開他心的障幕，倏乎地，尖銳地，閃現了幾次。

他的心煩擾，不過，他立即想要把這煩擾打消了。拋掉煙蒂，他動手啓開一瓶白蘭地，把酒注入一隻高大的玻璃杯裏。他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彷彿他在冥想。

陰森地摸撫着窗扇的月光，不知幾時隱沒了。將闌的夜，又落起瀟瑟的雨，兩脚打在窗上，沙沙作響。一株白楊樹的枝條，隔窗婆婆地舞顫，宛如鬼魅的影子。酒使吳豐的神經動亂，他疑心是他的弟弟，繞道他的後庭，從窗外窺伺着他，而且用手指敲擊玻璃。於是，恐怖使他跳起來，驀地把黑色的窗帷拉擋了。這樣，他便隔斷了夜，也隔斷了風雨。

翌晨，娘姨出去向拉圾箱裡傾倒塵污。她偶然向街路上望去，隨即帶着稚氣的驚愕，跑回屋裡，向睡眼惺忪的主人喚道：

「看哪，昨晚那個生客又來了！」

吳豐酒漬後的心臟，感到一陣麻痺慄慄。他披一件繡花的寢衣，穿着拖鞋，奔到外室去。由敞開的門，他清楚地望見，他的弟，蓬亂着頭髮，因為馱負一件彷彿十分沉重的物件而駝着背，橫越街道，直向他的門前走來。那物件，用骯髒的白布裹着，從他弟弟的移動的脛膝後面，垂露出兩隻纏足の脚。當吳豐驚癡的瞬間，就已經走近了。在他弟弟的肩後，他瞥見一個皺紋枯縮的僵死的面龐；瞑閉的雙睛，深陷於眶中。彷彿兩隻黑黝的洞，嵌在灰髮稀疎的頭顱上。這是一個亡故的老太婆，呵，不！這是他的母親……

# 牧場上的血緣

金

音

校務會議已正式提出溫家敏的去留問題，我是她們的級主任，校長竟鄭重的把全責交給我；可是到現在我委實還不大明白那事實的真相，而溫家敏今天又沒有上學；看起來，我不能不放棄幾月來一貫的態度與主張，決定到她家去一踰了。

放了學，天忽陰上來，而且颯起了風；八月塞上，爲沙漠性的酷熱虐待了一整天的我，反覺得這欲雨的天氣是難得的好時候。

晚談後，傘出家門；走一會，果然稀々落々的降下雨滴來，而且越下越大了。



我毫沒有折回的心思，一直奔往南大街。心想：萬一雨下過大的時候，就停止這我所不心願的訪問，到幾家書店背々雨，翻翻書去。然而，當我穿過西城壕的時候，雨又稀起來了，而且變成了濛々細雨。

在濛々細雨中，我走過了南大街一段陌油馬路；傾聽着鞋聲與雨聲，沉醉於詩情的獨行裡，幾乎忘了出來的目的。

可是當由興隆街口拐向東行時，遠々從對面走過來一個撐傘的人。傘遮住上半身，看不見面部；但由於那褂，鞋，襪的顏色同樣式，使我斷定了這將走到我身邊的女孩子，該是我校中的一個學生。

再走近一些時，那左腳顯出稍々發跛的走路姿態，過於熟習的，使我吃了一驚：

「溫家敏？」我心中這樣叫了一聲。

蒙受着種々謠傳，以病為理由，一年以來不好々上學，最近又連續請了二十天病假的溫家敏，竟會出現在這雨天的街上，倘如沒有特殊的故事，地確會使人生疑的。

爲了不讓她發見我，便將傘再低傾下去，我明白女孩子的感情，在如此情況下，逢到平日對她寬厚信任的老師，該要怎樣發窘的。

當她走過後，我再回頭望她一眼，我的斷定沒有錯誤。然而，立刻我躊躇而懷疑了。——還到不到她家裡去呢？她冒着這樣雨天出來又到那裡去呢？……最後，我不能不想到今天以及過去半年以來在校中零々

碎碎聽到的關於她的謠傳。雖然我一向對於謠傳，尤其是關於女學生間的謠傳之類，是不肯輕信的。但是在這一瞬間，望着這近來精神異常的溫家敏的背影，我的心裡充滿難以排解的懷疑與難過。然則，我將怎樣處置我的行止呢？

我不明白在這突然出現的事態下怎樣做下去，只是當我想判斷這做下去的態度是否合理時，我已尾隨溫家敏身後，折向西行了。

平素對於學生，總是實行着「信任她們，使她們信任」的主張的。把年輕的她們與罪惡連在一起該是罪惡的吧！在我眼中，她們只有純真，我的任務與其讓她們明白罪惡，勿寧合她們發揚純真，昇華純真纔更合適一點吧！

因此，這尾隨溫家敏身後，有如故意去發現她罪惡一般的行爲，全然違背了我一向的主張；而伴着漸大的雨聲，使我心中的痛苦越發加重了。

雨絲宛如哀愁的琴絃，播下淒涼的旋律，鉛灰的天空緊壓在遠近建築物的上面，宛如慚愧之念繁壓在我的心頭。

溫家敏的背影向路西的狹街走下去的時候：

「停下了吧！」良心這樣要求着我，但責任感却在推動我的脚。幾月來，我不是抱着使她心靈平安纔故

意不深入她的事件麼？縱令現在應該積極的把她從四面楚歌中拯救出來，但這種暗探式的尾隨也不是我當老師應做的吧！剎那間，我想停止或喚住她。

前面，在狹街的裏側，溫家敏站在一個穿雨衣的男子前面了。因為背着我，我始終未看到她的臉，那男子好像已等了好久，神情顯出焦燥，溫家敏交給他手裡一些什麼東西以後，又匆匆向西走了。我始終與她取三十米左右的距離，無法聽見兩人可說了什麼話。

那男子向溫家敏後身望了望，急促的對我這面走來。我巧妙的躲開了對方的視線，從傘布的破紋中却看清了他的面孔。

「是他？方景山！」

這第二次的意外發現，比適纔更甚的，我驚訝得一怔，心震動的同時，持傘的手都輕々顫抖了。

那男子從我身邊走了過去，溫家敏的身影却迷失於細雨之中了。我忙加速了脚步。

由於這意外的遭遇，我意識甚至迷失，先一時尾隨的懺悔也全然失掉了，直到趕上了她，與她再形成三十米的距離以後，我才放緩了脚步。

走完狹街，再進入更狹小的胡同，種々の思路在我腦中又綜錯交織起來。這時候，宛如哲學家或偵探者的我的存在，已不再單純的祇是溫家敏的老師了。

她停在那黑色角門之前。

「啊！她走進那角門裡去了！」

我第三次的要叫出聲來，幾乎窒息了呼吸。

我訝立於細雨之中。

二

三年前的冬天，我由吉林高師畢業，被民生部派遣到塞上×省來。那時候，我是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對於新的職業抱有的熱情，宛如一把盛炎的烈火。也不等省公署的發令學校開學與否，便由南滿我的故鄉率同妻，携帶着簡單的行李用具之類，冒着嚴冬北上。住於一家空有一冬的三間東廂房。當着零下三十七度的昏晨跑到東柴市買毛柴，蹲在犯風的竈坑前燒火做飯等類事情，都是我與妻從來不會有過的嘗試。舊年除夕便在這清冷々の異鄉渡過的。雖如此也不是影響我的興奮，宛如那初長成羽毛的雛鳥，即便是沒有凌空自信，也大膽的飛出去了。

三月，開學了，我被派為女子國民高等學校教諭，擔當一年甲組的級主任，那是國高制實施第一回的學級這學校的前身就是女子師範，殘存的師範生尙有八學級之多。一年甲組共六十名學生，全是由市內及×

省管下各縣小學校卒業考選進來的。在第一次上課點名的時候，溫家敏是緊靠北窗第一行第二人以高亢的聲音回答我的女孩子。

當時，女孩子們都是和我一樣的走入一個新環境的人，抱有不可言說的興奮與喜悅。因此，那愉快用高亢語聲答話的溫家敏，第一天便給我以極明快的印象。

在我和這一群小靈魂處得稍熟一點的時候，我和她有過這樣的談話：

「溫家敏，你十幾歲？」

「馬老師，我十五！」

「你背着的手裡是什麼？」

突然大方的把手舉起來：「牛奶糖！老師，你吃？」

「你吃糖該不好？聽書嘍，我吃糖該不好好講書啦，下回別帶糖了！」

「嗯！」點着頭，愉快的答應着，又高聲笑起來。

「真活潑！」

「活潑不好麼？」

「好！」我說：「誰說不好呀！」

於是就嘻嘻的，左脚稍顯發跛的跑開了。

「一個明朗的孩子！」我想。

我擔任她們的滿語和音樂。在課堂上。溫家敏是不大守規矩的一個。縱令我時時會從她的對答或表情上驚訝她的小聰明。那是全級中較爲少有的。

嚴格的說起來，她的課程並不十分好，主要因爲她不大用功。打排球却是全校的佼佼者。音樂堂坐在前排，常常用滑稽的態度和奇怪的聲音擾亂了大家的秩序。

「溫家敏，不行啊！」我知道下警告也是無用的，因爲在警告的同時，我自己已被她引動得忍不住發笑了。

在學籍簿的「家庭狀況」欄中填寫的是：父——溫華亭，福泰隆經理，母——溫周氏，弟——溫家仁，×國民學校一年生。但在她的作文中，却這樣寫道：「我懷疑現在的母親是我的親母親，因爲有人說女兒都像母親，可是，爲什麼我長的一點也不像她呢？真像一個猜也猜不開的謎！……」這孩子氣的想法真不禁令我發笑。第一學期的學業試驗裡，她以平均八十七分三的成绩名列第七，下學期却以平均七十四分降到第二十九名了。放寒假前，我對她說：

「溫家敏！你怎麼這樣退步？」

她撇了嘴，然而却有點羞愧的走開了。

青年期的發育是頗迅速的，然而那令人驚訝的與其說是生理方面，勿寧指為精神方面吧！二年生的她們竟由跳々躑々的小孩子變成安々靜々の少女了。溫家敏是這變中最顯著的一個，格子幾乎冒出一頂多，不跳也不笑了。然而這還不是我所奇異的，我所奇異的是在秋天她請了一週事假以後，竟全然如喪失了明快的性格，而顯著的沉鬱起來。我不是再三想說她如何已失掉了快樂，而是當她快樂時出現眉宇間的悲哀的濃重，幾乎連在大人身上也是稀見的。往日時時出現於排球場，現在却一次也見不到她了。

「溫家敏，你變了！」

溫家敏不說話，迅速的把眼光躲開去。

我想不出她如此驟變的原因，那一週的事假期中據說是回到老家去了，——如果是回到老家去，又有什麼可以如此厲害的改變了她的性格的事物呢？我不明白。

自那以後，她便常常請假，每次以病的理由居多，三天五天不等，總不會有連續一月的登校記錄。醫院的診斷書也有，病名是「神經衰弱」。我從不會有一次不允許，我的奇異變成胡塗的憐憫。

這期中，我本可以到她家訪問一下的，却總因為我固執對學生的主張；在她們不想告訴我的時候，我不想去問她！而且學校的事情又太忙，下班回了家，身心疲倦，吃完了晚飯，就想上床去睡覺了。

同時，我爲了想明白一點她們漸漸變得珍藏起來的生活，便令分別每日送她們的日記給我看。自然，聽說我要看日記，那種把真的日記收藏起而只給我看公式似文章的學生固然也有，但是由於二年坦誠師生的相處，信任的將她們所有每日所做所想的記事全部公開於我的人也並不在少數。我面對着這群清白的靈魂更增加我最高的崇愛與感動。

然而奇怪的，打開溫家敏的日記，却見把直到交給我爲止的以前的記事全部撕掉了。給我看的只是幾時起床幾時吃飯的公式文章。而且雖卽是公式文章，也是越記越草，敷衍塞責罷了。我問她：

「溫家敏，你怎麼變得這樣子？」

「……」沒有話。

「你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對我說麼？」

「馬老師——」她抬起了頭：「我——」只這樣的又低下頭去。

「自然，我決不會逼你告訴我什麼的！」

溫家敏兩手發抖的掇弄着，她的眼中充滿了淚：「我，我哪有什麼！」

好像鼓起了勇氣想說什麼，忽然又沉默了，接着沉默的是把雙手蒙到臉上，泣涕起來。

「不要這樣子，你去吧！」



這樣，直到年假，我和溫家敏的中間存在的只有沉默。我毫無一點方法，幫助她精神恢復起來。她怎樣想法，我自然無從知道，但我已深之了解，她有她極深的苦惱，這苦惱又是極秘密的，她不能也無力去同人揭開。同時，也怕別人來揭開它吧！對於我，也是這樣想法吧！因此，我反倒表面很疏遠她。是的，一個以拯救靈魂爲天職的教師已到了束手無策的時候了。

這一年，她的成績非常壞，在開學年性行，學業審核會席上，有兩位先生竟提出對她行以降班處分，乃被我強辯而作罷。學行休業式那一天，我想找她說些話，可是她竟沒有來，過兩天，她獨自到校取通知書時，我見她那失神而哀傷的面孔，全然失掉了對她發言的勇氣。

今年學期開始，照例我對全班做一番訓話，當我望到她正在夢想似的對着窗外天空出神的樣子，我又潛過了對她而發的語錄。

有一次，我在操場上單獨遇到她：

「你精神好些麼？」

她搖頭。

「仍然不願告訴我什麼話麼？」

痴然的望我一會，在那眼光中，我明白，對我沉默所給與她自己的痛苦是更重的，我便想很快的離開她

可是她却忽然說：

「我，馬老師，我——無論如何——」

我明白那下面是「也不能說」的意思，我走開了。

這時候，溫家敏已是這級中孤獨的存在了。在慣於一對一對交朋友的女學生中，這孤獨該使她怎樣難堪呢？便在此時，學校中對她的謠傳，漸漸多起來了。像行動詭秘，結交流氓……之類，甚至有更難聽的話。我素來對這種望風撲影，幸災樂禍的行爲抱有深的憎惡，學生都明白我，所以從來不敢當我面說什麼。

然而終於有一次，我在另一個學生的日記中，看到這樣的話：

「……她那樣可憐，被許多謠言與輕視包圍着，却從不辯解，……馬老師却像過於漠然了似的！」

我把這日記的主人叫到音樂教室，

「你也不相信溫家敏的謠言麼？」

「我不信，馬老師！」

「那麼，從今日起，你接近她一下，你特別留心一下她的行爲……」

我這樣做，其實不見得是適當的，過些日子，溫家敏突然向我說：

「老師，我知道你現在也不相信我了！」她不會哭泣，臉上是憂鬱與不平。

「怎麼？溫家敏！」

「是老師派××調查我麼？她……」

我明白了，我慚愧的說不出什麼話來。

「我知道我現在已被全校的老師同學懷疑着，輕視着！」

「那麼，你應該——」

「不！」她急忙打斷我的話堅決的說：「我是不能解釋的，老師，我幾次想告訴你，可是，還是不說好

……」

「爲什麼呢？溫家敏！聽我說——」

我終於說出許多一向不會說出的話，我讓她絕對信任我，而把一切實情告訴我，我會盡所有力量來幫助她的。

然而，「老師，我，我還是不能——」她瘋狂的想跑開去，但突然又轉回身這樣說了一句：「只是，請老師相信我，我決沒有做不好的事情！」

對着纖弱的身影，我痛苦的闔上眼。

「信任她！」我心中堅決的這樣叫了一聲。

從此，任過了悠長三個月，我再沒有一點打擾她而增加她痛苦的心思。然而在今天，校務會議竟已正式提出她的去留問題，我爲了她的前途，爲了她的名譽，勢不能不放棄幾月來一貫的態度與主張，而決定到她家裡來一次了。

## 三

我這樣的痴立於細雨之中，斜落下來的雨絲已經濕透了我的兩腿，任一切都是靜的，我的心却如此的激動，過去的事跡雜亂的攢上我的心頭。

「把一向的主張丟開，把對溫家敏的印象洗掉吧！」

是的，倘不這樣，則這再進一步的調查將不能使我冷靜。然而，我又想：倘如是溫家敏做了她所說「沒有做」的「不好的事情」，則揭開這罪惡之幕的最好是出個他人之手吧！否則，我們師生間一向建立着的信任，一切一切，都將全然破壞了。

「這是你的責任！」

在我躊躇於我採取的手段時，我的理性又這樣要求着我。我是負着校務會議裁決的重任而來的，我的存在便是校長教師的代表，也便是學校的代表，也更更是整個教育的代表。我有勇氣了，於是我很快的想到

那方纔在狹街中出現的前管煙所職員方景山，一個假公濟私以玩弄女人出名的無賴漢，不久以前還因為行為不檢被刊到小報的「曲線新聞」上。有一次當我在學校中值宿那天，這人冒然向我要求找一個學生而被我斥回，所以我記得他的模樣。怎麼溫家敏會認識他？至於我面前這黑色角門裡居住的則是市內五高最近因有偷盜行為而被開除了的一年生李國仁。這是我上回路過此地友人告給我的，這友人便是五高的先生。這角門內原只住李國仁母子兩個人；怎麼溫家敏也會認識他們？一切都是這般奇怪，這般湊巧，真要令人驚嘆為天所安排的了。

這現實是殘酷的，當我感情再擊退了理性時，我想：這現實，這兩天，這一切都是殘酷的。在我不慣於這現實的同時，兩早已濕透了兩腿，而我毫不覺得，直到在耳邊輕輕響起這樣的話：

「還請老師相信我，我決沒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又為溫家敏堅決的話動搖了。倘如不久的事實會證明她的誠實，那麼她遭受的苦難該是如何的深重？而對於這陷於深重苦難的學生，三年的恩師，我對她有何教益呢？——還談到什麼教益，到現在，我已最刻苦的想做成她罪惡的第一發現者了。

於是我的面前的成無數人頭的海，啊，這都是我的學生，不，這是共同的受難者。而我，我的身心也被支離了，幻成了各種面孔的教羣者，那無助於被教育者的各種塑像……

「老師！」

「……」

「老師！」

「……」

「老師！」

我被這最後的喚聲驚醒過來。啊！我的面前竟站定了溫家敏！

「溫家敏！」我不禁叫了出來，我感到了一種戰慄，後悔不早就離開這裡已來不及了。我盡力裝出無事的樣子，其實，却只是手足無措而已。

「老師！」

我已再不能聽這誓滿人間至高悲痛的喚聲，轉過身，我說：

「我從那邊來，我是回家去。再見吧！」

「老師，請等一等！」

我不得不站下來，當我再做出無事的樣子轉回身來時，那在蒼白的臉上流着淚水的溫家敏，發出了苦悶的呻吟，嚶然的向地面倒了下去。

#### 四

「恩師，讓我給你講個故事吧。自然我不能夠泰然的講下去，我有時要歡笑，有時能流淚，有時又會憤怒……因為這故事中的主角便是我自己呀，恩師！」

建國七年前，在現在黑河省愛琿縣鄉間一個牧場上，有一個一生背負悲哀運命的女孩子誕生到人世來了。生下這女孩子的母親，是個社會制度中不會被認為有丈夫資格的十九歲的牧場少女。這少女生於清貧之家，她的母親在生她五歲時便離棄人世。她的父親是個善良的泥瓦匠，姓李。身體病弱，在妻子死後，便帶着這少女給一家大牧場主人當男僕。因為性情好，深得主人厚待，直到死在主人的家，主人爲他購置了棺材埋葬了。並將他唯一的財產——牧場少女留養家中。當這孤獨的女孩稍長，一付清秀的面孔宛如是被天所安排來挽回那可哀的命運似的，被見到她的大人們讚美。而在懂得含羞的十八歲來到的夏天，主人進行她的擇配問題，在媒妁跑壞了鞋磨破了嘴的期中忽然由×省來了一幫販馬人。販馬人中有一位青年與牧場主人有宗脈關係，來到愛琿縣便住到主人家裡。雖然爲期僅短々の幾天，這青年却不會放過向這沙漠中的鮮葩（那孤獨的少女，可憐的小母親）熱烈的追求，而在別離的夜裡，那孤獨的少女獻給他以清白的身體。一切媒妁被拒絕了，她夢想的描着未來幸福的天地；他一定守着那約定的時間——也就是翌年的春天來

娶她，南城的山水也許醫好她孤獨與寂寞吧！光陰是快的，夏天過去了，秋天來了，秋天捎來晴空與白雲，望白雲，她是新生了胃病麼？如此的常常嘔吐着。秋天過去了，冬天來了，冬天帶來嚴寒與白雪；是白雪象徵她的純潔呢？是嚴寒象徵她的厄運呢？她腹內的小生命要降生了，但南城販馬青年却杳無消息。終於，翌年的春天到了，曠原如舊，唯焦急與期待使人憔悴了，小母親忍受着凡有的人們譏笑，直到她再無法忍受下去且想到小生命未來幸福的時候，她孤獨的走上更孤獨的路。……」

「恩師，你會以為，比小母親更不幸的是那小女孩吧！在她母親從牧場上出走的夜，她正酣睡在搖籃裡睡在搖籃裡的人是最幸福的，縱然有醒來的時候。女孩子醒來時，天將亮，不見有人抱，哭起來了，哭來了一堆人；纔發見小母親沒有了。」

死別是人力無可挽回的事，生離呢？明々是痛斷肝腸的生離……然而，這在小女孩身上卻不明白，只要再有一個喂她奶水和搖搖籃而使她飽與睡的人，她就幸福了。

小母親走後，牧場主人全家推想該是這小孩子父親的事情；一個兩個的推想錯了以後，終於有一個牛官暴發了聰明的高見，他說：

「去年夏天，我看見她同南城販馬青年在汰堤上夜談……」

這一高見，提醒牧場主人全家，牧場主人太太抱過小孩子一端詳，果然不知在眼角眉梢，存在一些販馬



青年的神彩。

於是有一支口信捎到南城×家，青年剛辦過喜事不久，聽見這話，以爲是句笑話。來人卻說：

「不，你的女兒白胖可愛呢！」

「青年不說什麼話，因爲那過去對他只是一支夢，一片煙；縱令如今所謂「白胖可愛」的「女兒」非夢非煙，他却拒絕了收留。牧場夫婦一笑置之，倒覺孩子越長越可愛。……」

「恩師，我的在未明白我的厄運以及我母的厄運以前的明朗的性格全然是牧場上給我的，我感恩那牧場懷戀那牧場，然而在我知道感恩與懷戀的時候，已經什麼都晚了。去年秋天，我會請一週假奉父命到那牧場去過一次。自然那裡實際情形全然沒有一點在我幻描出的美，原來，是那牧場主人將死，（他的夫人早已死掉）來信對我父親說想最後見一見可憐的胖孩子，我到牧場後，那主人已死掉三天了……啊，我怎麼講起了後話，我太着急了，恩師，讓我再接前面的故事講下去吧……」

「……那販馬青年娶妻三年，未能生兒育女，他想起那在牧場上的夢中與煙裡所拋下的足跡來了。於是小女孩被人送到他家去，小女孩開始有了父親和母親。這時她四歲。

從四歲起，她育在一年比一年充裕的家庭中，是怎麼幸福呢？是不用細說的。只是在販馬青年的父親漸漸變成中年商人的期中，她完全愉快而又愉快的長大起來罷了。……」

「恩師，我這樣不厭其詳的敘述着自己，將置我那哀傷的母親於何地呢？唯有她是這故事中最偉大的，所以唯有她是這故事中最受苦的。恩師，我們或者都無法想像像母親一樣人的遭難。因為我們的所見往來都是狹小而自私的；在一切幸福上想讓自己最幸福，在一切苦難上，想把自己首先拋除苦難。也許，你會非難母親走出而留下我的非是。然而有什麼比這行為更絕世的呢？決然於自己起難的臨行，却毅然把他所愛與所望的離却不幸的自己，這行為是可使凡想非難她的人汗顏的。……」

「她是那樣孤獨而又孤獨的離去了牧場。她的手中有幾年來自己用手工業賺到的一些錢。走，走吧！縱令，走向那裡去呢？走向那裡去呢？」

她到哈爾濱了。舉目無親，出了車站月台，站在石頭馬路抬頭仰望初夏的天空時，蒼茫的黃昏的天空如望不透的沉鬱的海，都市的騷音離她那般近又那般遠。輕々の嘆息之後，第一個襲上她心頭的意思是：

——我怎活下去！？

她怎樣活下去呢？她什麼也不明白，她各處打聽，逢人便問，果然不出三個鐘頭，她被一個「好心人」領到一個所在地：京津二等寬裳書寓。

母親正由後堂外望那些奇怪的走出走入的濃裝淡抹的男女女々的時候，臉色兇狠的老嫗送出了「好心人」，走進來對他說：

「你當家的把你賣了，你倒挺樂意呀！」  
母親失掉了所有的言語，兩手扶緊了門板。

……  
……  
……  
如此，母親開始了地獄的生活。……」

「恩師，讓我暫時停一下吧！因為我想起母親告訴我這地方時那種神色和無聲的哭泣！恩師，你遇見過有這樣遭遇的人的哭泣麼？我那時用麻痺了的手臂抱緊了母親：「媽！」我的喚聲便是從心中流出的血！然而，恩師！這並不是更悲慘的。除了她不再遇到更悲慘的時候。

然而，我怎樣再講下去呢？恩師，一向我不會對任何人說，也不會告給您。那並非因為我視這為祕密，為羞恥。我只是缺少說出的勇氣。我怕被它壓倒了我，當我想它的時候，說它的時候。然而，恩師，今天我終於非對您說不可了。……讓我先歇息一會吧……」

「地獄裡的生活會練出天堂的人物麼？母親在老鴿毒打威嚇的背面，因為年輕美貌漸漸紅起來；無數的男人——兩質，官員，小市民，大學生，士紳，名士……都趨之若鶩！他們莫不用各種手段來包圍她，用金錢，權勢，恭維，漂亮，以及用題詩送畫，……這一切原不過賣弄着他們的有閒罷了。

老實的母親她是懂得什麼的呢？直到經驗練成了她，已在一切金錢，權勢，恭維……之下，犧牲她所有

的一切了。

呵々，她那牧場上的純真呢？呵々，她那牧場上的純真呢？

時々の，她想起那販馬青年。不讓她想，是太殘酷的。然而每想起是更殘酷的。

時々の，她想起那牧場上的小生命，在她快樂的時候，在她憂鬱的時候。倘有快樂，倘憂鬱，還是讓她想吧！然而，漸々の，這是難能的了。

入了地獄的翌年冬天，她產生一個無父的孩子，這是那留在牧場上女孩唯一的弟弟。這孩子一直跟她長大。……」

『恩師，原諒我的母親吧！不，她是人生罪惡的印手，她是生活最高的苦難者，有什麼要人原諒的呢？縱令，她的生活從此一天天墜落了，不，倘云墜落，還是由她第一天入地獄的時候起吧！然而那不是她的墜落。恩師，那不是她的墜落。母親的純真是永久的，如同她的偉大。墜落祇是她行爲的形容詞却非她心靈的行容詞；她永遠位於最崇高的，有如太陽，有如星光。恩師，您聽下面故事……』

『她漸漸的學會虛偽，學會了欺騙，學會了殘酷，學會了地獄中極平凡的一切惡德，她會當衆笑罵過懷滿腔熱情第一次爲女人迷倒的青年，使他羞愧難當，發瘋似的跑出地獄；她會竊偷小市民的金錢而打到警察所，被賞五個大嘴巴；她會私藏土匪，給向外密送匪報；她會誘留十四歲少年，使少年家庭尋找終夜；她

會燒掉外縣稅捐局長的公文，次日同宿仇的姐妹侮賴；她會……

她全然變成了個殘酷，陰險，下流，無賴的娼妓！這樣，在地獄中，又過了五年。

生長在地獄中的孩子七歲了，她逼着孩子去偷盜，孩子在她領導與打罵中，完成了驚人的本領。那本領與他年令過於不相稱的。爲什麼要逼他偷盜呢？母親在近二年中，又已染上了鴉片的嗜好，容顏憔悴，是難以用過去比擬的。負債的積累，五年以來早由八百元增至四千九。兒子的偷盜，雖談不到用以抵債，但多少是可以供她多買二兩煙土的吧！

滿洲事變了。一切立刻發生了新的變化。然而生活在地獄中的母子有什麼可變化的呢？但是，她們卻真有變化了。

當年的冬天，某一個寒夜裡，她和那孩子巧妙的竊盜了竊主以及姐妹們的金錢同手飾，有一個煙友嫖客吳某等在車站上，她們逃出地獄了。

人世上有什麼她們可逃的地方麼？那屬於光的，都與她們無緣。她們逃到南滿的奉天城，仍然陰暗的住了一個小棧裡。

『不久，奉天城內煙館的開業，直如雨後春筍，她和嫖客吳某手中都有些錢款，於是就在×西城門裡開了個××煙館。……』

「恩師！您會不會以為：逃出了地獄，正是生活一個轉機；難道，她們不可以變得好起來麼？棄掉那黑暗的，糟糕的生活；重新的開辟一條新路……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呀，恩師，她們早已沒有了那種屬於另類人類的精神行為與習慣。勿寧說這新的生活是更會不堪與墜落的糅合適。難道，要母親去回想那牧場上的夢林麼？不可能，那太遠了，太遠了。」

還有，恩師！該提一提那幸福生活者的她的女孩子了吧！我已叙了很長不幸的母親的生活；還是回頭看一看×省的父女的日子吧！那麼，我先告訴您，那曾在七八年前赴瓊環販馬的青年已變成了過了壯年的商人。經商事由很好，小本經營的福泰隆已擁有資本金十幾萬了。唯因膝下猶虛，所以祕密的由鄉下買了一個男孩子……」

「他們的生活方式大概是這樣子：住在一座獨門獨院五間大瓦房裡：緊東一間是客廳，為平日招待一些會長士紳等用。其次一間是主人夫婦的臥室；火炕，靠南窗有一支大鋼床，是那女孩子睡用的。當中一間空着，但在高閣上供着祖先，菩薩，張仙，子孫娘々，西數第二間為主人的書齋。所謂書齋，並沒有什麼書；却有珍貴的古骨擺設。有床，備至親貴友來住的。最西一間可以說衣箱之類的儲藏庫，但還住着兩個女僕。院中右西廂房三間，是廚房和廚夫的寢室。」

季節已是受苦母親到奉翌年的初秋了，庭中槐花雖落，碧桃尚盛，而石榴枝頭，果實鮮紅發光，着令人

愛，養魚缸中金魚吐水，萬花叢裡群芳燦爛，翻々蜂蝶，嬉戲共間；這一切都是象徵幸福的。

主人倘如不睡在櫃上，都是早起的。早起後，在院中做八段錦，一日不遺。刷牙洗臉後，女僕送上熱好的牛奶；這時，太太和小男孩在夢中正香，十歲的牧場上來的幸福的小女孩却悄悄起來到爸爸跟前問長問短了。爸爸平日雖寡言，對小女孩有時却獨多的。

「站好，爸爸看你小模樣！」

小女孩撲登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對爸爸立正不動。

「寶，我忽然覺得你像一個人！」

「誰？」

爸爸皺々眉頭，閉着嘴，輕々「嗯」了一聲，然後：「我有點忘記她是什麼模樣了！」

「什麼？爸爸！」

「……………」

「爸爸，什麼？」

爸爸纔開了眉目，笑道：「沒有什麼，孩子，爸爸要上櫃了！」

以後，爸爸上櫃，女孩子吃早飯時，另一女僕給少爺穿衣，太太也快起來了。女孩子上學坐包月車。直

到下學，這宅院是靜的。少爺也是幸福的，雖然住在非親生的父母之家，然而又有什麼呢？習慣了，也就幸福了。

女孩下了學，領弟々在院中玩，唱「國旗揚揚揚，紅藍白黑滿地黃」歌，媽々拍手，弟々也學着拍手。晚飯後，八月下旬的夜來了，爸々纔回來。親々孩子們，就快睡覺了。

他們就這般生活的。多美滿！

究竟這靜的庭院的主人，對於那販馬到北邊給他留下這女孩而孤獨走出去的少女（怕只有少女的記憶吧！）抱着怎樣的心情呢？在整天忙於事業的他，怕始終連夢與煙的想法也是少有的吧！致於竟有一天早上指女孩說像一個人的事，真是十年來破題第一遭吧！自然，爲了點綴這庭院的幸福，記出這樣事跡稍了有點不相稱的呢！……」

「恩師，我這樣說，您也許會以爲我的父親的薄情，然而他是善良的，而且他是無法想像母親的受難的因爲他本身太幸福了。——啊，恩師我有點講得着急了，再讓我草略一點說下去吧！我的心情與這平靜的庭院太不調合了。那麼，讓我只再告您一句：我在這幸福的溫室一直活到放入女高，而且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我請那一週的事假時期爲止。恩師，看那受難的母子吧！……」

「康德×年伴隨政府鴉片斷禁政策全國私煙館一律取消，母親和吳某表面關了煙館，暗中營業却仍舊興



隆，而且還兼賣海洛英。終於，一個大事件爆發了，見利無義的吳某被海洛英癮士用石塊敲裂了頭腦的那一天，正趕上母親和他吵過嘴。於是在負傷爬進屋子的時候，被還在激憤着的母親當頭幾腳便踢死了。雖然這樣，她却脫過了法律的慧眼。

母親不願再住奉天，便起身赴×省去。這個絕非因為知道那販馬青年在×省，——這些事早在她生活中死掉了……』

『自然，恩師，我在這裡不想爲母親做半句辯言。因為說生活中還不會死掉那販馬青年事是荒謬的。但是啊，恩師，那久閉了的，落了灰塵的，牧場時代的純真靈魂，難道已離開她了麼？決不會！恩師！縱令此生她甚至不會再有一次想起販馬青年和牧場女兒。因爲，自從那孤獨的背負苦難孤獨的離去之日起，她那無擬的崇高與偉大，已奠定於人天共睹的靈之空間中了……』

『來到×省，她手中還有兩千多元現款，住在狹街小胡同單獨一家黑角門裡。這是前三年的事情。她也四十歲了，過重的煙癮使她再無力想任何事情。手中的錢一天比一天少了，然而在某次私買煙泡的機會下她逢到在哈爾濱霓裳書寓時代的一個熱客×某。因此那×某便時來時往。』

却說，在去年夏末秋初，她爲這×某的吹噓而動了念，竟不知打那給那兒子弄來一份國高一年的轉學書偏々達到憐憫人的五高學校，連簡單的口試都不會施行，便允爲入學了。

這時，她身體日趨病弱，煙癮也日趨深重。然而，她並不計較這些，時常約×某來家，躺在炕上吞雲吐霧。某次，×某在過足煙癮之後，爲她漫談起×省雜話來，所謂雜話，名符其實，雜亂無章，就不知怎的談呀談呀的便談到福泰隆經理溫華亭，說他如何如何當初北邊販馬而今經商發財之類。

起初，她還不十分留意，到後又要求他詳細說明。這纔「哦！」的一聲，心一跳，放下了煙槍。

「那麼，他現在兒女也該很大了！」她故做不動聲色的探問下去。

「那呀，太太好像只有一個小兒子，那一個大女兒，聽說是打北邊帶來的！都上女高啦。」

她傻了一般的痴呆起來，直到×某走，兒子下學回來，她仍傻了一般的痴呆着。

「怎麼的啦？媽！」

「國仁，你叫我想×！……」

「恩師，故事的人物眼看要會合在一起了。會合在一起後，我將怎樣敘述那血淚的場面呢？恩師，我全身戰慄了。恩師，我心奇的躍動起來了，恩師，我的牙齒上下震動出響了，恩師——恩師，請給我力量

！……

不，恩師！在這人物會合前，請再聽我補充一點屬於幸福的女孩的故事吧！……」

「去年初秋，突然有一封信從瓊瑛牧場上投到靜而幸福的庭院，女孩爸爸打開看後，把女孩叫到身邊，

告給她牧場的美麗（是的，牧場對於他永是那們像夢與煙一樣的美麗吧！）告給她那裡有一個老年人想看  
一看她。除了這兩項事，他沒有多說什麼。

女孩子住慣了都市，想到到北邊僻鄉，一定是好玩的，於是快樂的答應了。交通不便對於這幸福的天使  
是無用的，她直如天使長了翅膀一般飛到那牧場！

然而，這裡只有荒涼與悽慘。美麗的只有爸爸們的記憶吧！是的，這裡早已廢止了牧場牧，場主人死有三  
天了，連棺木都不等她來到，於是，任那家人怎樣挽留，她說她只能住一晚上。

便只在那一晚，那當初是小牛官的多嘴多舌的中年人，對她說了什麼販馬青年和牧場少女的故事；說  
出雖稍覺失口，但經她再三要請講下去後，他又說了少女的走出與女孩的南歸。

「他講的是我！」女孩子含住了眼淚，什麼也不再說，夜深了。

從那時起，她的幸福破碎！

歸途，她如已失掉翅膀的天使（稱爲破碎天使吧！）一般，不便的交通折磨了她，也就是人生的多刺的  
征程折磨了她；歸家後，她病了。

那受母命而茫然於所做的國仁在第二天到校找她時，是她帶病赴校的第二日。

「你認識我麼？你找我！」

「不，我不認識你，可是我的媽々認識你！」

「女孩茫然的：「你的媽々？」」

「是的，她讓我對你說：你要是販馬青年和牧場少女生下的孩子，你就該看看她去！」

女孩子儂了一般的痴呆起來。

「……………」

「恩師！我怕講下去的故事中人物的會合，終於來到了！恩師！母親！天！快給我力量！給我力量！……」

「……………」

## 五

溫家敏縱然喊着上天，母親或恩師，盡所有力量想講完這牧場上的故事，到此時却再不能支持下去，而痛苦的頹倒在我窗前的大籐椅裡。

窗外連落兩天細雨的天空隱々放晴，直到這爲厄運襲擊二年來的溫家敏舒醒過來，且爲妻陪伴送走以後好久好久，我縮坐在另一籐椅中一動不動。

她是怎樣的去會見的她的母親，以及她的母親怎樣爲她哀訴二十年來的遭遇，我雖不得而知，但總可想

察到的。那母親，那久閉了的，積滿灰塵的，牧場時代的純真的靈魂；會在突然逢到幸福生活着的女兒的瞬間復蘇吧！是的：一切的過去是煙是夢，一切的墜落與罪惡何嘗又是真實的呢？當她們母女抱頭戰慄的剎那。凡有最高的感動，都爲此而顯現了，誠如我們看崇高而偉大的天空與太陽，那母親的心與這是一樣的。

縱令自那以後，她的母親仍會在女兒面前現出意外的威脅與不當的要求，溫家敏却都默々の承受了。這是說，她向她索取大量的金錢，理由她爸爸是富有的；她要向她爸爸控告，因爲他會欺騙而拋棄了她。還有，她甚至要溫家敏威脅她的爸爸，奪取他的財產，傷害他的名譽與地位，擾亂那一向幸福慣了的庭院。只是，奇怪的，她有一次對女兒說：

「他還那般青年麼？我想看看他！」

自然，只說過去算了，不曾提起第二次。溫家敏暗喜她不真的去見爸爸，不明白爲什麼，她深信這兩個入總是不見面的好。

她用盡方法給母親弄錢，弄吃的，弄穿的；她盡自己想到的去侍服母親。縱令母親的要求只有「金錢」。

「不，不用錢也可以，你得天天給我弄幾個大煙泡！」

叫溫家敏到那裡去弄那些東西呢？但她從不會對母親說個「不」字。雖然有一次，她稍稍進兩句勸言，

希望母親戒除這可怕的嗜好，一面輕々描繪了那遼遠的牧場的夢，母親却將煙槍用力向煙盤上一摔罵道：

「這都是你和爸々害的我，挨千刀的——」

在家庭中，溫家敏做了惡魔；在父親面前，她做了逆女，在無賴漢方景山手中，她做了一塊俎肉。

不過，我要記在這裡的是任方景山百般的威逼與誘惑，他只能從她手拿到金錢；正如她只能從他手中取得煙泡一樣。

昨天，在雨中狹街所見到的，便是此種目的的交流，雖然無賴漢抱有淫惡的野心，但在堅真下，在環境還不許他過於放肆下，他還是無可如何的。

曾有一時期，她母親得了一場重病，溫家敏在母親病上，花費了所有金錢與所有精神。

二年來，溫家敏生活便是如此的在幸福，黑暗，惡德，威嚇，狠毒……之下過着日子，她自己怎能不病呢？生命都幾乎傾毀在殘酷之間了，還顧得了什麼學校課程，師生的懷疑，……一切不關痛癢的瑣事呢？

然而，最近，她新的恐怖又來到了。——其實，倘說到恐怖，平素在她是無動於衷的。唯有我這裡所要提出的恐怖，纔真的是會使她瞬間窒息，撼動生命的那種恐怖。原來，她的父親在懷疑而暗中試探她了。她的母親感到供給的不滿足，說一定要拉她與販馬青年對案了。

「這不能！這不能！」

溫家敏如此嗚咽着，然而却不明白這理由。她爲什麼堅決不願兩個二十年前的親人相見呢？讓他們再回到牧場上的夢中去，一個是販馬青年，一個是牧場少女；讓他們拾起夢中的甜蜜？拾起生命的誓約與青春的烈火？讓他們——

「不，這是不可能的！永遠不可能的。」

然而，這恐怖却漸漸逼近她了。

在母親那裡，爲了想填滿她永不會滿足的滿足，她開始令那降級的一年生兒子在學校中竊盜。第一次竊到的是教務課的電錶，儲藏室的防空窓簾，大禮堂的綢帳，……第二次是同學們的滙票與金錢，校長室的古畫，宿舍中的被褥……第三次是……一直不會被發見。縱令，他終於最近被開除了。然而，那與他偷盜技術無關，而是從另一方面實證纔把他處置了的。

父親的家開始監視起她來，母親那方面也每天罵她不來，要壞良心，終於有一天，——那已是九月的涼秋，國仁遵母命再度造訪姐，於幸福的庭院時，被家人偷去告知了主人。於是，溫家敏不但不得去會見那找上來的弟，在室內，嚴厲的被父親拷問起她這有傷他愛她的心酸味！

她沒有辯辭，她只有哭泣！

夜晚她沒有睡眠的痴坐窗前，望暗夜的天空；在她背負過重的痛苦心中還想籌畫一條該走下去的路徑。

「索性把一切公開了吧！我已經再沒有辦法了……」  
這是她最後的決定。

第二天，她對她父親請求，只要允許她到我家去一盪以後，便可把一切秘密公開，以便求得他的諒解。這請求立刻被那愛她的父親答應了。於是，溫家敏乘一輛三輪車馳奔到我的家裡來：

「馬老師，我只有把事情公開於爸爸了，我再沒有第二條路！」

我只有默然的俯首：「我可以出頭幫助你麼？」

「不！我不能叫父親知道有人知道這密！」

她去了；我默々的描想着溫家敏如何把牧場少女帶到販馬青年的面前，那種最初的驚訝也許會陷人以夢境；繼則激動起詛罵與懺悔，險惡與哭泣，更而少不掉威嚇與瘋狂……然而最終是戰慄與破碎，生的戰慄與幸福的破碎，我漸々感到事態的嚴重；便不顧許多，出門跳上一輛馬車，往黑角門那母子家中奔去。

一切太靜，跨進門，正與提藥包醫生打個照面，他一面向外走，一面向說：

「急性心臟麻痺，不行了。」

那兒子並不哭泣，我問他，他只說：

「媽々叫我再去找姐々，我不去她瘋了一般要起來打我，却變了顏色的倒在炕上」說完站起來就想走。



「那去？」我攔住了他。

「找溫家算賬去！」

我用力扯住他，顧不得言語的粗暴：「等々，你姐姐就會來的！」

溫家敏終於來了，我劈頭就急急的問她：「對你父親說明了麼？」

溫家敏搖々頭：「我最後要和母親再商量一下！」

我指給她看：「你的母親死了！」

溫家敏全身一抽搐，連哭聲都未曾發出，伏倒在母親的身畔。

## 六

由於母親的死，眼看要顛覆的命運之舵，又擺起正常的角度；一切的秘密將成爲永遠的秘密了。在靜而幸福的庭院的父親，恢復了對女兒的信愛不久，我更把那厄運之子——國仁——介紹到×省日報館當見習生去。報館主編以及一些同寅多是我熟習的朋友，所以我特別拜託他們好々對他施一番教養。

至於溫家敏在學校方面的去留問題，我這樣對校長提出意見書：

「職敢學教育者之全人格做保證，溫家敏爲一無辜之學生。今後一切，職亦誓負全責……」

於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溫家敏也於母死第二日起到校受課。

自然，溫家敏是悲哀的，我也不能濫用安慰，反會增加她悲哀的分量。但很顯然的，痛苦的重擔已從她肩上銳減下來。那所殘留的不過是夢的哀傷與對崇高偉大的追想而已。

縱令幸福的破碎會蝕蝕溫家敏的青春，但從整個生命完成上看，理解幸福的空幻，終要成爲一個過程的。只是發生在天真者的身上，使我抱有「太早」之憾罷了。

我今後的任務是什麼呢？我想：

第一：使她接近明白冷靜生活的同學。

第二：使她讀一點知性的文章，像夏目漱石的「草枕」之類。

第三：使她讀一些人傑書，像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悲多芬傳」之類。

第四：使她接近明快一點的音樂，像修貝爾特的作品等。

第五：最後，使她再出現於排球場上。

是的，最終，我要使她再出現於排球場上。我要聽到她的歡呼的聲音。我這樣一面想着，一面走過曬滿秋日陽光的校園。

## 校 後 記

編了這集子，纔體驗了編輯之難，從企劃到約稿，到輯稿，到校對，到成書……這中間，經過多少時間，耗費多少心力，怕身非編者便不會理解的。

作者與作品，似乎不必再在這裡多說什麼，因為他們自有他們的評價，那是產生於讀者讀後的心裡的。

不過，擬定的作者，原非僅此十三之數，但因有二三位或因不產，或因難產，而未能提供出他們的作品：倘有覺得這是種遺憾的，尙乞勿片責編者幸甚。

編 者

康德十一年二月一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满洲作家小说集

作者=金音编

页数=385

SS号=12922003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五星书林